

漢藝文志攷證卷一

浚儀王應麟伯厚輔

藝文

秦燔滅文章

大事記始皇三十四年焚書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東萊呂氏曰所燒者天下之書博士官所職固自若也蕭何獨收圖籍而遺此惜哉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史為師即李斯之說也

漢興大收篇籍

漢書

律

惠帝紀四年三月除挾書律爾雅校劉歆移書太

常博士曰漢興獨有一叔孫通畧定禮儀天下唯

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

孝文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詩始萌牙至

孝武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

建元之間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趙岐孟子題

辭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

博士

朕甚閔焉

孝武紀元朔五年夏六月詔曰今禮壞樂崩朕甚

閔焉劉歆書又云

於是建藏書之策注劉歆七畧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通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延閣廣內貯之於外

府又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

二閣藏之於內禁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劉向

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長水校尉

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

然後殺青向傳云領校中五經祕書

霍山坐寫祕書蘇昌為太常坐籍霍山書世祕

書免班旂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

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世祕

上行率河東書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司

馬遷為太史令紳史記石室金縢之書西都賦

天祿石渠典籍之府七畧曰孝武敕丞相公孫

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河平

三年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劉向條其篇目歆奏七畧

隋志劉向七畧別錄二十卷劉歆七畧七卷劉向

條流各有其部歆上著為七畧大凡三萬三千九

針風俗通云劉向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判定
可繕寫者以上素成帝紀河平二年光祿大夫劉
向校中祕書別外

易

易經十二篇

注上下經及十

今易乾卦至用九即古易之本文鄭康成始以彖
象連經文王輔嗣又以文言附乾坤二卦至於文
辭連屬不可附卦爻則仍其舊篇自康成輔嗣合
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秦漢之際易亡
說卦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後漢荀爽集

易經

卷一

三

東

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東萊呂氏因晁氏書
參攷傳記復定為十二篇朱文公曰其卦本伏羲
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
公所繫故繫之周簡裘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
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
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
正其失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
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又曰易更三聖制作不同
包義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
則異孔子之質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豈

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為教為法不得不
與而道未嘗不同也 孔穎達去十翼謂上彖下
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

易傳周氏二篇

牛王孫

服氏二篇 光楊氏二篇 何王

氏二篇 同

儒林傳田何授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皆著易傳
數篇同授楊何之 楊何本 太史公受易於楊何晁
氏曰商瞿受易孔子五傳而 田何漢之易家蓋
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管輅謂易安可注者
其得先儒之心歟易家著書自王同始學官自楊

何始

者謂易楊

氏

四

丁氏八篇

寬

丁寬事田何學成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
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
也高相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艾軒林
氏曰先秦之為易者未有及理義也自田何而後
章句傳說多矣見於今者獨有費氏之書費氏舊
亡章句而學者宗王弼之說至於京氏之陰陽占
筮其書雖存視之為術數之流矣易有聖人之並
四焉理義之學以其辭耳王弼而下其說紛紛不

若象數之粗有所明也

韓氏二篇嬰

韓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派郡韓生其後也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蓋寬饒從受為寬饒封事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

古五子十八篇

劉向別錄所校讎中古五子書除復重定著十八篇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壬子凡五子

律歷志

五

律歷志曰有六甲辰有五子注云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

淮南道訓二篇

七畧曰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張平子思玄賦文君為我端著子利飛遁以保名江云邈上孔曰飛邈無不利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曹子建七塔飛邈離俗注亦引之蓋以肥劉同別錄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淮南王聘善為易者九人從之採獲故中書著曰淮南九師書又中子謂九師與而易道

微隋志已亡其書

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

嘉十二篇

唐大衍曆卦議曰十二月卦出於孟氏章句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爻配晷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順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於占災眚與吉凶善敗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京房傳注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

意史卷一

考

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宮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尊卦用事注孟康曰尊卦乾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眾在位震遂泥厥咎國多虞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為崩潛龍勿用眾逆同心至德乃潛厥異風行不解物不長幹父之蠱亡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不則為私婦貞厲君子凶言君弱而婦彊為陰所乘則月並出谷永以京房易占對日食李固對策引京房易郎顗按房飛侯

參察梁改正月二日至平九日三心卦集觀
以支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
其流詳於書世傳稽覽圖是也艾軒林氏曰如
復所謂七日臨所謂八月蠱所謂先甲後甲巽所
謂先庚後庚又如十年三歲月幾望已日乃乎是
皆陰陽氣數當符之變孟氏而下有焦贛氏以一
卦變為六十四積而至於四千九十六凡一卦所
主六日震離坎兌寄直於分至之日如曰冬至則
坎用事次未濟次蹇次頤次中孚次復當期之數
循環為變後魏正光歷推四正卦術四正為方伯
中孚為三公復為天子屯為諸侯謙為大夫睽為
九卿升還從三公周而復始九三應上九清淨微
溫陽風九三應上六絳赤決溫陰雨六三應上六
曰濁微寒陰雨六三應上九麴塵決寒陽風諸卦
上有陽爻者陽風上有陰爻者陰雨京房分六十
事以風雨釋文序錄孟喜章句十卷無上經下經
寒溫為氣候旅至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而訟而成之
隋志京房章句十二卷七晁氏曰漢志易
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志有京章句十卷又有

古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
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畧見
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
積筭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
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
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
卷所謂積筭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災異十
二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
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
二卷是也正義太衍之數五十京房云五十其
京氏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儒林傳初易唯有楊孝宣世立施孟梁丘元帝立
京氏隋志梁丘施高亡於西晉孟京有書無師陸
澄曰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
宗許氏說文稱易孟氏其文多異虞翻傳其家五
世孟氏之學文云晉卦
又王重易六爻
重卦之人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鄭康

徒以為神農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孫盛以為夏禹史遷等以為文王淮南子伏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張行成曰伏羲先天示易之體故孔子謂之作八卦文王後天明易之用故子雲謂之重六爻楊繪曰筮非八卦之可為必六十四之然後為筮舜禹之際曰龜筮協從則何文王重卦之有乎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按是而言重卦之始其在上古乎京房引夫子曰神農重乎八純

易

易

易

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呂氏曰古者教人之通法詩書禮樂而已至於易則未嘗躡等與人是以孔子孟子之問答初未嘗及易也若如魏晉初尚浮虛談老易者徧天下則秦焚之矣朱文公曰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薛氏曰六經之道易為之宗他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

費直本皆古字號古文易以授王璜未得立陳元

鄭衆皆傳費氏學建武中韓歆上疏欲為費氏立博士范升奏非急務馬融為傳授鄭康成康成作易注荀爽又作傳自是費氏大興韓文序錄費直高相專說陰陽災異未立學官後漢費興高遂微費直說十三次度數見費氏曰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

易

易

易

今乾卦彖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名之曰象也故曰易者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人卦必以象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

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釋文引古文如彖作曹翻作偏介作矧枕作沈躡作躡躡作繻作繻劉向引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與今又引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說苑引易曰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司馬遷引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東方朔引正其本

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經解引君子慎始差
若豪釐繆以千里今易無此語沙隨程氏曰此緯
書通卦驗之文說苑引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
之至也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
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不損
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又云天地動而萬物
變化坊記引不耕獲不菑畲凶 晁氏曰文字之
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隸書之四變
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
梁丘經至蜀李譌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

改卷一

十一

皆非古文也

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呂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
立於學官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
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晁氏公武曰歐陽
永叔謂孔子古經已亡費氏經與古文同則古經
何嘗亡哉 易文之異者漢書引咻喪其齊斧
日中見昧其欲漱漱不如西鄰之淪祭說文引夕
惕若黃亢龍有悔乘馬驢如再三黷禔既平百穀
草木麗於地以往遘包京用馮河僮牛之告泣藁

憑如其牛背天且剝君子豹變其文斐也噬乾象
明出地上晉卦 異見 艮楷恒凶折馬壯吉嶽升大
告履虎尾號號靈其屋日陌之離需有衣絮繫鞵
孰飪夫乾霍然天地壹壹犇牛乘馬參天兩地重
門擊橐燂萬物者莫暝于離離而不迭為駟類又
引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井法也今易所無序說
其稱易也 周禮注引其刑剝襦有衣絮參天兩
地而奇數巽為宣髮緇衣引恒其德偵深衣引直
其政方其義也史記引乾稱蜚龍鴻漸于般狐涉
水濡其尾後漢劉脩碑動乎儉中鬼神富謙魏文

改卷一

改卷一

十一

帝紀注太史許芝引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內則注
引明夷睇于左股即顛引因而不失其所字
史記索隱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敕氏注

連山

歸藏 不著錄

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漢世
蓋有二易矣水經注引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
羽山之野帝王世紀引連山易曰禹取塗山之子
名曰攸女生余 唐志有十卷蓋劉向傳作禮運坤
乾注其書存者有歸藏 晉中經有之隋書志有十三
卷初經云初乾初輿 坤初艮初允初榮 坎初離初

釐震初巽卦皆六畫上卦而氏謂伏義初畫齊母
經云瞿有瞿有鮪宵梁為酒尊於兩壺兩翕飲之
三日然後鯨士有澤我取其魚見兩傳注所引若
君子戒車小人戒徒有鳬鴛鴦有鴈鸕鷀有白雲
自蒼梧入大梁上有高臺下有難池若以賈市其
富如河漢昔女媧筮張靈幕枚占之曰吉昭昭九
州日月代極平均土地和合四國黃神將戰策於
巫咸帝堯降二女以舜妃殷王其國常毋谷羿彈
十日明夷曰昔夏后啓筮東龍飛以登于天翠陶
占之曰吉昔者河伯筮與洛戰而枚卜昆吾占之

素

東卷

十

不吉昔夏后啓筮享神於大陵而上鈞臺枚占臯
陶曰不吉昔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
於水之陽昔者桀筮伐唐而枚占於焚惑曰不吉
不利出征唯利安處彼為羆我為鼠勿用作事恐
傷其父昔穆王子筮卦於禺強昔常娥以西王母
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孔穎達謂偽妄之
書非殷易也按周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
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
四連山首艮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首坤萬
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首乾杜子春云連山伏

置五

東卷

十

戲歸藏黃帝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
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列山
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姚信謂連山氏得河
圖夏人因之曰連山歸藏氏得河圖殷人因之曰
歸藏伏羲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皇甫謚謂
帝曰連山歸藏世譜神農一曰連山氏列山氏黃
帝一曰歸藏氏張行成謂連山天易也歸藏地易
也有法數而未有書周易人易也始有書矣先儒
謂夏殷易以七八不變者占左氏傳穆姜筮艮之
得貞地悔豫皆八董周易以九六變者占而沙隨
因筮之得泰之八
程氏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
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也季友之筮遇
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此固二易辭也
既之乾則用變矣是連山歸藏或以變者占也漢
鄭氏以為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子華子曰出於
一立於兩成於三連山以之而呈形歸藏以之而
御氣大易以之而立數春秋演孔圖云孔子脩
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宋均注謂夏殷
之卦名蓋意之也元豐中三墳書始出于唐州
比陽民家曰山氣形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

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
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連山
大象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大
象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大象
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為
六十四龜山楊氏曰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傳
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以形數名易知
其非古書也揚雄太玄日始於寅義取連山衛元
嵩元包卦首於坤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
藏云林平連山

書

卷十

五

子夏易傳不著錄

隋志周易二卷子夏傳殘缺梁六卷釋文序錄子
夏易傳三卷卜商七畧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
云子寬作張璠云或駢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唐志
二志今本十卷案陸德明音義云地得水而柔水
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
安但小異爾東帛或殘殘又云五匹為束三
玄二縑象陰陽今本無此文蓋後人附益者多景
迂晁氏曰唐張弧偽作孫氏曰漢杜子夏之學唐
司馬氏曰七畧有子夏傳云十卷或中經簿四卷

書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卷五十七其一篇注鄭玄氣墳云
孔安國作傳值正並不行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
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同命
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為十六卷蓋亦畧見
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
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一篇而偽
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
八篇四十六卷之數

書

卷一

五

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六孔子
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
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
二十篇以百二篇為中候 愚按尚書大傳虞
傳有九共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
傲殷傳有帝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此伏生
所傳必有所據其張霸偽書若鄭康成引胤征
曰厥篚玄黃昭我周王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
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
三股注旅獒云焚讀曰豪謂是首蒙之長三統歷

譜引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一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曰粵若
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成劉商王紂惟四月既
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
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餞于周廟
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
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引逸
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
控政勤和天下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
謂彼偽武成也又逸篇有冉命霍侯之事又似

四子卷二

後漢書

七

周上

異於豐刑皆妄作也康成所謂亡一篇者即武

成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

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云古文又多十六

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不見孔傳劉向

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

誤以此為古文之書庸生賈逵鄭玄三家孔傳以古文為

古文鄭承其後所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書二十篇與鄭同而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書二十篇與鄭同而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書二十篇與鄭同而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書二十篇與鄭同而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書二十篇與鄭同而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書二十篇與鄭同而注皆同字多異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

四子卷二

後漢書

七

周上

得其篇然後書大備自武帝至隋開皇凡六百七十唐開

元十四年改洪範無偏無頗為無偏無陂天寶三

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釋文其序錄云今以孔氏

王肅薛氏曰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

文多踏駁後文選郭忠恕定古文尚書有青絲編目

音義與古文別定今文

經二十九卷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後得泰誓一篇

劉歆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董仲舒引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郊祀志引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毛詩箋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正義引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曰司馬在前周禮疏引周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大子發拜手稽首說苑引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伏生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同不知伏生先為此語抑泰誓出後後人加此語未可知也房宏等說宣

志攷卷一

十九

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人屋得古文泰誓三篇別錄云武帝末得於壁內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鄭康成書論云民間得泰誓墨子引大言也發罪鉤不

二十九篇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則歐陽夏侯三家所傳及蔡邕石經是也泰誓非伏生所傳而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蓋太史公當武帝時泰

誓已出而入伏生書內故總言之孔臧與安國書云曩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至然也河圖古文乃自百篇邪此劉歆所謂以尚書為備傳四十一篇

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垂戾釋文序錄尚書大傳三卷伏生作鄭康成注其序曰伏生至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

志攷卷一

以己意彌縫其間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校中書奏此目錄凡四十一篇康成詮次為八十三篇今本四卷首尾不倫劉向傳贊云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唐志又有暢訓一卷大傳篇有九共帝告以西伯戲黎為弒者罔命為契命費誓為甲誓呂刑為甫刑序又有嘉禾拊誥今本闕又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皆古文所無漢儒五行傳其原自大傳其流為災異之說吳氏曰馬融鄭康成之學悉本伏生石林葉氏曰

大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勝作於周公及後何可盡據史記以平在周禮為便伏物索隱大傳云華裝之以種今書傳無者在亡逸中

歐陽章句 大小夏侯章句

初書唯有歐陽孝宣世立大小夏侯七錄云三家至西晉並亡其說間見於義疏葉氏曰自漢訖西晉言書祖歐陽氏鄭康成云歐陽氏失其本義郊祀志引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墜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後漢輿服志永平二年乘輿服

歐陽氏說

主

作

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桓榮習歐陽尚書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子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夏侯勝從歐陽氏問建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然則大小夏侯皆歐陽之學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本傳曰洪範五行傳論本伏生大傳云維王帝元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沈約曰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

洪範休咎之文蓋備歐陽氏曰箕子陳洪範條其事為九類別其說為九章考其說不相附屬向為五行傳乃取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歟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也然自漢以來未有非之者又祥書禍病之說自其數術之學向注其數其禍行傳頗不同隋志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劉向注郎顗傳引尚書洪範記日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

三百五十七

歐陽氏說

主

作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夏侯始昌推五行傳傳族子勝下及許商其傳與劉向同儒林傳商善為筭著五行論夏侯勝曰天對言下有詳上者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劉知幾史通曰周書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隋志雖史有

周書十卷今本凡七十篇始於度訓終於器服晉孔晁注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晉紀咸寧五年十月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而司馬遷史記武王克殷事與此合鄭康成注周禮儀禮引王會許叔重說文亦引逸周書馬融注論語引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豈漢世已入中秘其後稍隱邪今篇目比漢但闕其一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杜預注左傳轡之柔矣謂逸詩見周書而狼臆所稱周志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其語今見篇中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又引以為上大夫受

周書十卷

卷十

縣之注預注左傳既說汲冢書始出見後序呂氏春秋引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楚世家引欲起無先蘇秦引絲不絕蔓蔓奈何蒙恬傳引必參而伍之蕭何引夫子不取反受其咎主父偃引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谷永引記功忘過宜為君王商傳引以左道事君者誅楊賜引天子見恠則修德說苑引前車覆後車戒墨子引國無三年之食非其國淮南子引掩雉不得更順其風上言者常下言者權戰國策引魏任章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貨殖傳引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

周書

卷十

商不出則三寶絕說文引朕實不明以虎伯父書正義引月令云三日粵臚張衡集引乃命少皞清皆四周書今文有無其語者豈在逸篇乎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之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亦未必見也唐大衍曆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法明此書第若周史記之名太史公細觀周室論史記舊聞又謂周太史伯陽讀史記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又曰史記獨藏周室而說公羊者以為孔子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薛氏曰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外史掌四時之志而職於太史止齋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一子董之於是是有董史是也秦秦史曰墨子非史記周仲尼春秋議奏四十二篇石渠論論石渠者歐陽地餘林尊周堪張山拊假倉河出圖圖出書成王之末河圖尚在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

洛書之文朱文公曰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洪範之所自出也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正是反而置之朱文公曰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正是反而置之

四
法
卷
上

曰河圖洛書著於易見於論語今學者或疑焉山川出圖書有時而然魏晉之間張掖出石圖文字粲然時無聖人莫識其意爾

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

書序古文本自為一篇在百篇之後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朱文公曰書小序非孔子作或頗與經不合序云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所作五峯胡氏曰康誥蓋武王命康叔之辭不得不捨書序而從

經史林氏曰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為書之總目猶詩之有小序也吳氏曰先序者孔子之序猶詩之大序也再序者當時之序猶詩之小序也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注師古曰家語孔騰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決疑曰隋志云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皆古文也史通亦以為孔惠所藏則又非師古所引二人者矣

酒誥脫簡一

三
四

法
卷
上

揚子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伏生大傳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生壁其脫簡之文與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歐陽夏侯之學不傳今無所攷以古文攷之

獸羶

一作髦

一作蓬

以記之艸木薪苞屬咨諸告

惟箇

一作箇

格枯

山雖州姆野相時惡民若顛木之有

皂枿

一作枿

我興受其遐西伯戲黿使百工夏求得其

傳巖

一作巖

至干嬭婦上不基于凶德我之不辟無有作

玆曰

一作玆

圉以今者文圉以今者文圉以今者文圉以今者文

曰貞

一作貞

曰貞曰貞夏氏之民叨堊有疾不念焯見三有俊

心在

一作心

受德忘王三宿三祭三祀禁誓詔猗無他技

大命

一作大

不藝一人冕執銳維縑有稽惟其敷丹腹載

截善

一作截

誦言璆火粉米旁述屏功教育子文皆與

古文

一作文

合度西曰柳穀於舊時雍釋秩東作釋秩南

偽辯

一作偽

秩南論敬教曰永寅餞入日辯秩西成辯在

朔易

一作朔

日短宅蠲夷棋三百有六旬顧畏于民文說

也言

一作也

舜讓于德不台朱折柏譽有能俾雙惟刑之

謚哉

一作謚

修五禮五樂黎民祖飢亡教侯欲有國一日

二日

一作二

萬機五刑五庸哉茂哉茂哉禹拜讜言敬授

民時

一作民

還瑞于群后郵德忝帝位歌詠言聲依詠歸

假于

一作假

祖禰用特贊遷有無化居鮮食根食天功人

其代

一作其

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一作詠

其代

一作其

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一作詠

母臆

一作母

庭官校勛乃姐欽明文思晏晏旁施象刑維

明塋潘于家沈州海瀕廣瀾榮播既都民降丘宅

土均于江海二百里任邦母若丹朱教天用剝一作

操絕其命予則奴戮女作女鳩女房母若火始庸

庸若矢之有志今汝懲懲若藥不晒眩說築傳險

之野有蜚雉登鼎耳而離自清人自獻于先王惟

先假王正厥事天既付命正厥德庶艸繁穠叶疑

弁倫攸殛母侮矜寡而畏高明不黨不徧王道平

平不徧不黨王道蕩蕩叶用五紀饗用五福羞用

五事艾用三德艾時陽若慈時奧若舒恒奧若霽

恒風若魃聖洪水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曰雨曰

濟曰圉曰蠲曰尅西旅獻豪是有負子之責於天

我舊云孩子民儀有十夫佳乃王顯考文王克明

俊德克明明德祗祗畏顯民戴璧秉圭群飲女

無失不敢僭上帝命爾不克遠省在夏后之詞維

丙午蠱皇天既附中國民知我國有咎辨來來示

予卜休恒吉乃女其悉自學功高宗梁聞三年不

言一作言母逸以萬民惟正之共母淫于酒母逸于

游田不禦克奔乃惟孺子放越惟有胥賦小大多

政則克度之克猶繹之創申勸寧王之德武王惟

昭勿以諂人文王作孝作敬公母困我哉生霸惘

矜乃身乃用其婦人之言尚桓桓作饒禾常故常
任哲民惟刑一作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過
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裴謀乃亡隊命
用勸相我邦家天裴謀辭僖王几畢力賞罰茲道
能念予一人王乃洗沐水我有載于西敢翼殷命
作賄息謹之命王毫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刑罰
時輕時重罰懲非死倭極于病報以庶訖天齊手
人假我一日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其審核之告汝
詳刑惟貨惟求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其罰百率即
我御事罔克耆壽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陳宗赤

古史

改卷十

卷

作

刀鮮誓一作峙乃饒糧黃髮之言則無所恣維譏
譏善靖言俾君子易怠善編言以謂漢世諸儒所
引異字此其畧也蔡邕所書石經女毋翁侮成人
度爾口安定厥國興降不永崇禎女比猶念以相
從各翕中勛建大命厥遺任父母弟不迪曰陳其
五行母偏母黨有年于茲雖乃勅乃憲既延乃乃
離天命自亮以民祗懼肆高宗之饗國百年懷保
小人惠于矜寡毋勅于遊田母兄曰今日無皇人
乃訓變正刑則兄曰敬德且以前人之微言是罔
顯哉厥世鮮光耿光黼衣衣此殘碑存於今者也

若左傳引聖有暮勳茂不茂引五子之歌衍師彼
天常四字又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無
此語惟命不于常禮記引兌命敬孫務時致
而祭祀是尹告及湯君雅夏曰暑民立而正事曰
惟曰又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高宗云三
年其惟不言言乃謹甫刑曰苗民匪用命播刑之
不迪帝典曰克明峻德又以割申勸寧王之德為
周田觀文王之德注今博士讀為引庶言
同而無則繹二字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
也尹吉亦尹誥國語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惠于

古史

改卷十

卷

作

小民唯政之恭又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
夫孟子引天誅造攻自牧宮有攸不惟臣東征綏
厥士女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惟曰其助上帝
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凡民罔不慙自作孽
不可活墨子引呂刑群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三
后成功維假於民皆文字之異者至於荀子引中
歸之言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
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又引康誥弘覆乎天惟文
王敬忌一人以擇先儒以為繆妄又引道經曰人
則微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引舜曰維予

欲而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賈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集為三卷

書者古之號令

艾軒杯氏曰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蓋以左右二史分掌之秦置尚書於禁中以通章奏漢之詔命在尚書以尚書主王言故秦漢因是名官先儒以為上古之書則失之七畧曰尚書直言也

逸書附見

聖作則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命以伯禽唐誥皆

二五

張表

丰

策命篇名

左傳

先其筭命

漢書

維高宗報上甲微

孔叢

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

社唯槐厥兆天子爵

通虎

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

孟子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記

吳氏曰自漢而下

書之逸者已不復見雖間出既所未讀必不能知其為書如所謂先其筭命高宗報上甲微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之類先儒指以為逸書世方知之不然孰知其為書也

漢藝文志攷證卷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詩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儒林傳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齊魯以其國所傳皆衆人之說也毛韓以其姓所傳乃專門之學也肅宗令賈逵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晁氏曰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詩王風爲魯詩鼓

卷二

鍾爲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采芣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今所畧見者韓詩之序曰采芣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蝓蝓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韓詩序又云黍離伯封作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又謂商頌美宋襄公歐陽氏曰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經文亦不同如

逶迤郁夷之類又曰孔子言關雎哀而不傷太史

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三家皆以

爲肅王政壞之時謂爲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彭俊

民曰申公得詩之約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

窮理而以直行己觀其言以察其所行信有異於

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

於西晉韓詩雖有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

立詳見詩攷

魯故二十五卷

儒林傳申公事浮丘伯受詩獨以詩經爲訓故以

三言

志二

十

教古傳疑者則闕弗傳晁氏曰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後漢輿地志注引魯訓

魯說二十八卷

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間引詩以證其說

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荀

卿之學魯詩之原也劉向爲楚元王交之孫交亦

受詩於浮丘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魯詩有章句

金吾武榮碑云

元王詩

不著錄

楚元王交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
伯者孫卿門人也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
次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劉向列女傳稱詩
采芣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九乖異汝
墳謂周南大夫妻作行露謂申女作式微一篇謂
二人之作碩人之詩謂莊姜始至操行哀情傳母
作之新序謂衛宣公子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
死也閔而作詩二子采芣之詩是也壽閔其兄之
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黍離為王風
之首向之言
可憐封事引飴我釐麴說苑引蔽芾甘棠傳曰舍

志卷土

手

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
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
也向乃元王之系必本於魯詩

齊后氏故二十卷

后蒼事夏侯始昌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言五際

流為災異之說衡議論最為近理休黜以明齊詩
改定章句作解

謝九鼎子恭省城澤
謝定為二十萬言

齊孫氏故二十七卷

儒林傳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孫氏未詳其名

韓內傳四卷

韓生推詩之意為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
間殊然其歸一也白虎通引韓詩內傳隋志韓詩
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文選注多引之後漢薛氏章句數
名杜撫受業
於漢定章句

韓外傳六卷

隋志十卷太史公自序厥協六經異傳如子夏曰

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子夏曰
於他傳非嬰傳詩之義絕異而人亦不信

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六藝論曰河間獻王好學其博士毛公善說詩獻

王

志卷二

四

五

王號之曰毛詩正義云毛為
二十九卷不知何人經別經典序

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不言其

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

毛萇時人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詩譜曰魯

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

以小毛公為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
則小毛公名萇正義大毛公為

遂行於世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鄭玄作

箋淇水李氏曰毛之說簡而深此獻王所以高其

學也鄭氏之釋繁塞而其失愈多鄭學長於禮以

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魏氏曰毛傳簡要
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正義云故訓者故義曹氏
曰許氏說文援據古文毛氏詩其文與今多異
呂氏曰左氏所引詩多與毛詩合歐陽氏曰毛詩
序與孟子說詩多合隋志毛萇善詩謂子夏所
傳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
又加潤益後漢書毛萇傳宋伯毛詩序鄭氏以爲
篇之

書曰詩言志

唐氏曰在心爲志詩序一言而盡作詩之本以意

三才

志

五

逆志孟子一言而說詩之道

古有采詩之官

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
路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葉氏
曰列子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者堯之時所謂詩
也尚書大傳言日月光華弘余一人者舜之時所
謂詩也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則太師陳詩以觀
風俗二帝之世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其施之學校
以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
著以爲經

凡三百五篇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
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
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
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
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按詩三百
十一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儀禮皆笙詩也曰笙
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
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人
備王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邶首之類

三才

志

五

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

程子曰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
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艾軒林氏曰古書皆以言
傳唯詩以聲隸之列國風詩皆隨時而變聞其聲
審其邪正而知其時俗自訓詁之學起誦詩者泥
其辭而不復求其聲聲之邪正既不可辨所得於
詩者特在言句之間爾

魯最爲近之

林氏曰班固論三家之爲詩寧有取於魯而未始
及毛氏也杜欽謂佩玉爲關雎之詩

魯詩

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

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今按詩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即高孟子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維天之命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

三

志卷二

七

已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弟子

禮

禮古經五十六卷

劉歆欲立逸禮移書曰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逸禮有三十九論衡謂宣帝時河內女子得禮儀禮疏曰高堂

生傳十七篇是今文也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

篇其字皆篆書是古文也古文十七篇與高堂生

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錄

云餘篇秘在於館志云禮古經出於魯地中及孔氏所傳今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禮記

傳天子巡狩禮內宰朝貢禮聘禮朝事儀禮燕

嘗禮射人中霽禮詩月令注王居明堂禮月令注

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詩月令注本命篇通典聘禮志草

又有奔喪投壺遷廟釁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

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七篇云古經周宗伯

經七十篇劉原父曰

儒林傳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史記正義

高堂生按今儀禮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虞特牲饋

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喪服傳子夏所

為白虎通謂之禮服傳鄭康成注以今古二字並

志卷二

八

之或從今或從古或疊二文別釋餘義張淳曰漢

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

有禮遂合而名之也歐陽氏曰大射之篇獨曰儀

蓋射主於容升降揖遜不可失其生得十七篇

記百三十一篇

隋志云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

百三十一篇獻之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三正記

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記白

通王度記禮記注王霸記夏官

命記禮記注孔子三朝記禮記注瑞

今記大學志論雜記正義云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

隋牛弘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泰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錄牛弘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王史氏二十一篇

禮記

隋志河間獻王得記一百三十一篇劉向檢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

曲臺后倉九篇

本傳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大小戴服虔曰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七畧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倉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禮記在未央宮初禮唯有后孝宣世復立大小戴禮辭大戴公符篇載孝昭冠

大戴禮

小戴禮

不著錄

二戴皆傳儀禮十七篇次第自冠昏上相見已下大小戴先後不同唯劉向別錄大射以上七篇與小戴同其下尊卑吉凶次第倫叙鄭氏用之禮記所以釋儀禮之義也陳邵周禮論叙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按劉向別錄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缺畧而行於世即今禮記是也中唐子思子月令呂不韋王制今大戴禮十三卷總四十篇漢博士所為禮記

禮記

十

為始三十九終八十一當為四十二篇中間缺者四篇重出者一篇兩篇其七其上不見者猶三十八篇不能合八十五篇之數豈但當為八十一耶其缺者或既逸其不見者抑聖所取者然哀公問授壺二篇與小戴書無甚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則聖已取之篇豈其文無所刪者也勸學禮三本見荀卿子取舍之說及保傳見賈誼疏間與經子同者尚多有之隋志戴聖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馬融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錄云自漢諸

中庸說二篇

孔子之孫子思復作中庸程氏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孔叢子云子思年十六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東萊呂氏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周官經六篇

河間獻王得周官有李氏得而上於獻王獨缺冬官取考工記補之合成六篇禮記疏云孝文時求

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

謂孝文時非也五峯胡氏曰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俞庭樞取其說為周禮復古編謂司空之篇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謫誤亦遂可以類考程氏曰冬官之屬才二十八而五官各有羨數考家宰六屬各六十今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名實散亡取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賈氏疏曰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

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氏據今

文注宋文公以為廣大精密周家之法度在焉

惠太子鎮雍州有發楚王冢得竹簡書青絲繩

是科書謂之黃腸土作誤矣馬融云成帝命劉

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知其周公致太

平之迹永平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鄭衆

賈逵往受業焉鄭康成序云鄭少贛與仲師及衛

次仲賈景伯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說文引任前

地堯五帝於四郊廟門容大鼎七箇孤乘夏朝赤

魃氏燂牙外不嫌與今字異

周官傳四篇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為周

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

以來始就經為注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周官縣師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鷹于司

馬以作其衆疾小司馬掌事如大司馬之灋司兵

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此古者司馬灋即周之

政典也周禮疏云齊景公時大夫穰苴作司馬法

至齊威王大夫等追論古法又作司馬法附於穰

苴

苴

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
之又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
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
法太史公曰穰苴其義如兵法也亦少變矣若夫穰苴
及司馬兵法之得穰苴漢武帝詔引登車不式周
禮注引鼓聲不過闐鼙聲不過闐鐸聲不過琅土
下謀是謂參之昏鼓四通為大鑿弓失圍受矛
守戈執助疏引十人之長執鉦百人之師執鐸千
之師執鼙萬人之主執大鼓左傳疏服虔引謀帥篇
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又引五十乘為兩
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
乘為偏說文引驪衛斯與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
師多則人讀杜佑引上謀下關圍其三面開其一
面之類然其文或不見今五篇中百五十五篇今
請曰周司馬法本史公者也按周禮注引車禮
口無千車無自後史公者即此書所載歟大宗伯所
掌軍禮之別有五引
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
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
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胡氏曰攷舜與可以知後

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文中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
心乎孫氏曰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
非謂自陳功於天也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論石渠者戴聖韋玄成聞人通漢隋志石渠禮論
四卷戴聖撰後漢禮儀典服志注王制疏詩疏並引石
渠論通典引石渠禮議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
臨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戴聖曰鄉射合
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
通漢曰鄉射合樂所以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
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所以
和百姓而同其意諸侯當有樂故不曰合樂時公
卿以玄成議是梁丘臨為黃門郎奉
使問諸儒於石渠
王制不著錄
史記封禪書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
索隱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
篇白虎通引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今禮記王
制篇蓋其畧也
漢儀不著錄

肅宗章和元年正月召曹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然十二篇不著于七畧蓋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法家禮記正義云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南史沈文阿云叔孫定禮尤失前憲莫贗不珪致享無帛公主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三禮注疏所引漢禮器制度通所作也隋志已儀禮鄉射疏引漢禮云五武成步步六尺周禮小祝注杜子春云漢儀每街路輒祭禮記祭法疏案漢儀高

禮志卷十

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通鑑高祖詔叔孫

凡禮十三家

文執論云傳禮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

戴德戴聖名在也能氏曰高堂生蕭奮孟弟后舍戴德戴聖名在也及戴德戴聖為五此所傳皆儀

禮文選注七畧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注經禮謂周禮也周

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

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中庸曰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樂志與此志同朱文公曰臣瓚曰禮經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曲禮文之目先王之世二者蓋皆有書藏於有司祭祀朝覲會同則大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喻衆而鄉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者亦此書也禮篇之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禮記正義儀禮篇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禮記正義儀禮篇名禮器為勝諸儒之說瓚葉為長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注逸詩見大戴禮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朱文公

禮志卷十

曰曲禮戴氏編禮時已亡逸故特因其首章之幸

存者而雜取諸書所引與他記相似者以補續之

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劉原父云學當作與七十當作十七五十六卷除

十七正多三十九朱文公曰疏云古文十七篇與

高堂生所傳相似是唐初時漢志猶未誤也

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朱文公曰士禮特畧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

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

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又曰儀禮乃本經而禮記

郊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疏
漢魏文志改證卷二終

志攷卷上



漢書文志攷證卷三

後漢王應麟伯厚南

樂

樂記二十三篇

禮記正義云樂記者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
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
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
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劉向所校二
十三篇著於別錄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
二篇其名猶在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

卷三

一

齊

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
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
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王禹偁二十四周禮
樂師注云狸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武
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
子史記正義云樂記公

樂經不著

元始四年立樂經三禮圖云舊圖引樂經云黃鍾
磬云云周禮磬氏疏案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
寸後長二律尺八寸與三禮圖所引同今樂經云傳

莫知誰作王充論衡曰陽成子長作樂經非庶幾
之才不能成也又曰陽成子長作樂然則漢儒所作歟後漢
律歷志注建初二年七月太常丞鮑鄭上言亦引
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續志有樂
沈約云秦代滅樂經殘亡晉中經簿無復樂書
尚書大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鷁鷁相從八風回回
鳳皇咭咭

雅歌詩四篇

文選注七畧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
梁上塵晉志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

志卷三

二

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此四篇豈即
四曲歟當攷

雅琴趙氏七篇 師氏八篇 龍氏九十九篇

劉向別錄雅琴之意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宣帝
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
德皆召入見温室使鼓琴待詔定為人尚清靜少
言語善鼓琴時間燕為散操向有雅琴賦
見文選注沈約曰
別錄龍氏雅琴百六篇劉昆能彈雅琴知清角之
操文選注引七畧
雅琴賦第十七畧夾淙鄭氏曰琴之九操十二引
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王褒傳上
頌作歌詩

以興協律之事丞相奏言知七待詔
樂元詔不著錄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比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

今易作以配祖考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三四三

志表卷三

三

莊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

大事記在元光禮五年冬十月

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

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畢等守習孤學太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三四十一

表表卷三

四

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文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帝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除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挾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書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律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此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本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然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後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行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於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世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史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記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吳春秋古經是古文春秋經公所藏之書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經十二卷公羊穀梁二家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樂元詔不著錄
以與協律之事丞相奏言知者善鼓琴者渤海趙定保國其德皆召七待詔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瓊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樂曰南西夷樂曰味比夷樂曰禁又云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今易作以配祖考

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

三十四

志發卷 三

三

莊

通典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護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大司樂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雲門大卷堯大咸舜大磬禹大夏湯大濩武王大武

河間獻王作樂記獻八佾之舞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大事記在元光禮五年冬十月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

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成帝時謂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畢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教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今畢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事下公卿以為文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三十四

志發卷 三

四

周禮小宗伯注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春秋古經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春秋除挾書律此本然後行於世史記吳世家余讀春秋古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經十二卷公羊穀梁二家

詩正義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

琴與者渤海之趙丞綏相國
其相奏言知七音待詔

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

今易作以配祖考

三三四

志攷卷三

三

班

漢武王大武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

大興諱在元光禮
五年冬十月

樂志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爲治禮非禮樂不成

春秋

春秋古經十二篇

三十四

志攷卷三

10

文春秋
帝除古
拔經
書是
律此
本古
然文
後經
行所
於藏
世之
書
史
記
吳
世
家
余

經十二卷

公羊穀梁二家

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左氏傳三十卷

漢初出張蒼之家文帝時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

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傳采諸家叙事充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

三百九

卷之三

三

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泥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目以爲傳東萊呂氏曰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復廢

宗令明達選公羊嚴頗諸生教以左氏與諸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說文引古文左氏無以背酒附妻無松栢損壞鬼神諸侯敵主所錄談談出出王室日卷卷焉澤之日蔡不義不和癸夷蒞崇之禍部薦餘其字多異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至漢景帝時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爲

則歷十六年

張卷三

木

卷之三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俊斷決明審晁氏曰旣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于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取壽之所子歟

石林葉氏曰公羊敘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後漢之書所謂說經者

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傳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

三原
卷三

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泥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目以爲傳東萊呂氏曰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爲博士復廢通

宗今明遠選公羊嚴頗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爲講郎說文引古文左氏無以黃酒附羹無松栢槲棗是神諸侯敵主所錄談談出出王室日卷卷焉澤之日築不義不和受夷菹崇之楊部焉餘其字多異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子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至漢景帝時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爲

則歷十六年

張卷二

木

卷三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俊斷決明審晁氏曰旣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于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取壽之所子歟

石林葉氏曰公羊敘梁受學於子夏此出於漢碑之書所謂說經者

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劉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不同建平中歆欲立左氏諸儒排之謂左氏不傳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啖氏曰左氏比於二傳其功最高傳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後代頗見本末因以求

三原
卷五

意經文可知劉氏曰仲尼之時魯國賢者無不從之游獨丘明不在弟子之籍若丘明真受經作傳者豈得不在弟子之籍哉丘明自用其意說經泥以舊章常例通之於史策可以見成敗耳其褒貶之意非丘明所盡也以其不受經也石林葉氏曰古者以左史書言右史書動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名氏者也所以得其目以為傳東萊呂氏曰左氏於定哀之間載孔子之事皆傳聞失實本不曾登聖門公羊疏云左氏先著竹帛故漢時謂之古學平帝時始立學官建武以李封為博士復廢通

宗今明遠選公羊嚴頗諸生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雖不立學官然擢高第為講郎說文引古文左氏無以黃酒附食無松柏槨遺是神諸侯敵主所錄談談出出王室日卷卷焉澤之日築不義不和受夷菹崇之楊部為餘其字多異後漢言左氏祖鄭興而賈逵傳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公羊傳十一卷

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子平傳與子地地傳與子敢敢傳與子至漢景帝時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儒林傳胡毋生為

則歷七十六年

張卷二

木

卷五

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武帝因尊公羊家何休自謂本胡毋生條例劉氏曰公羊異二傳者大指有三一曰據百二十國寶書而作二曰張三世三曰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三者皆非也隋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荀崧謂公羊辭義清俊斷決明審晁氏曰既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耶而又復有子沈子于女子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取壽之所子歟

石林葉氏曰公羊家受學於子夏此出於漢碑之書所謂說經者

子
其言不經見
二傳之義有五
知幾史通曰左氏之義有三
吳兢書目云高乃子夏

穀梁傳十一卷

韋賢夏侯勝言穀梁子本魯寧公羊氏廼齊學也
吳兢書目云秦孝公時人揚士勛跡云穀梁子名
倣字元始魯人一名赤顏師古曰名喜受經于子夏爲經
作傳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
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穀
梁擢千秋爲郎由是行於世隋志梁有春秋穀梁
傳十五卷漢諫大夫尹更始撰劉歆曰孝宣立穀

三

卷三

七

梁後漢賈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說晁氏曰穀梁晚
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其精
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左氏之失專而縱公
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
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石林
葉氏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
實以不知經故也公羊穀梁傳義不傳事是以詳
於經而義未必當以不知史故也又曰穀梁或記
尸子沈子其所從來亦不一鄭康成曰左氏善於
禮公羊善於讎穀梁善於經荀崧謂穀梁文清義

約啖氏曰二傳傳經密於左氏穀梁意精公羊詞
辯但守文堅滯或至予猶不近聖人夷曠之體

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

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王吉能爲騶氏春秋
隋志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范升奏曰春秋
之家又有騶夾

鐸氏微三篇

太史公云鐸叔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
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劉向別錄云左丘
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叔

鐸

數年

八

鐸叔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說苑魏武侯問元年於
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謹始也謹始奈何曰正
之正之奈何曰明智吳起學春秋見於此

虞氏微傳二篇

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
蒼

公羊顏氏記十一篇

顏安樂事睦孟六藝論云治公羊者胡毋生董仲
舒仲舒弟子韋公公弟子睦孟孟弟子莊彭祖及
顏安樂壹祖爲嚴氏學安樂爲顏氏學皆立博士

後漢張霸減定嚴氏春秋為二十萬言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隋志董仲舒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春秋決獄十卷

七錄云春秋應劭曰仲舒居家朝廷每有政議遣

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

二事動以經對論衡曰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

律無乖異者太平御覽載仲舒決獄二事引春秋

論疑獄引春秋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

劉更生傳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

經於石渠禮記正義引漢書尹更始特詔劉更生

國語二十一篇

司馬遷傳贊左丘明為傳又纂異同為國語史通

曰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逸文纂別說分周

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周穆王終魯悼公為

外傳國語六經之派三傳之亞也陸淳謂與左傳

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

有國語石林葉氏曰按姓氏譜有左氏有左丘氏

則豈一家之言乎事啖趙之徒頗知之然未有以

傳其說也宋氏曰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曰春

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為內國語為外二書相副

以成大業說文引國語仇餒不及一食於其心試

然兵不解匿其字多異

世本十五篇

周官瞽瞍世奠繫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

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謂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

馬遷傳贊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

大夫祖世所出司馬遷采世本劉向曰世本古

史官明於古事者所記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及

卿大夫系謚名籍凡十五篇隋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

卷又世本二卷劉向撰又四卷宋衷撰又云漢初得

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春秋正義云今之世本與

司馬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顏之推曰世

本左丘明所書此說出皇甫而有燕王喜漢高祖

非本文也項氏曰古者少氏必告子韓氏後世

一謂成宗法又亡鄭氏曰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

戰國策三十三篇

劉向校書錄序云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

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

為戰國時將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通鑑長編通鑑綱目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簡以為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史記公羊傳九十一條修其事

奏事二十篇

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

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眾會稽

書

志攷卷

三

十一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

通志九卷史記

本無年月而亦謂春秋司馬遷傳賈漢興伐秦定

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

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

首畧分四部史記舊事又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

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

灌古履親之若高祖之臣有絳

太史公百二十篇

十篇有錄無書

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七篇之目校之史記或

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

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

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

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

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

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

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

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日漢興以來將

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

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

三

志攷卷

三

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

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

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

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

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

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賈乃真太史公語

也其八曰傳薪崩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列缺

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

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

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

為戰國時將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其為戰國策漢主父遷長前通為長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簡以為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史公成定四十八條修其事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七國末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眾會稽

志攷卷 三十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通志九卷史公無年月而實其書篇第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又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太史公百二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七篇之目校之史記或

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日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

志攷卷 三

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薪崩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

為戰國時將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其為戰國策漢主父遷長前通為長短隋志三十四卷劉向錄唐志缺二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史通曰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二卷謂之策者蓋錄而不序即簡以為名司馬遷采戰國策史公成定四十八條修其事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刻石名山文七國末變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秦刻石者四嶧山琅邪臺之眾會稽

志攷卷三十

楚漢春秋九篇

陸賈記項氏與漢高初起及惠文間事通志九卷史公無年月而謂春秋司馬遷傳贊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劉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叙七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紀史傳由是經與史分洪氏曰陸賈書當時事

太史公百二十篇十篇有錄無書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七篇之目校之史記或

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

志攷卷三十三

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叙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畧叙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薪崩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列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

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
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漢記
所載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
以為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
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竇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歆等相

三百九十四

志後漢

書

自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司史又雄歆偽褒
新室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
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為漢書論贊曰

麟宣帝以至哀平
麟平仲紀光武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春秋紀年墨子又云吾

見百國春秋

春秋分爲十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

載年曆書

六藝論云燧人至伏

求之虞書以孟不不合者言

犧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
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
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
父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百十六

志後漢

十

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東萊呂氏曰玉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為右史所
書殊不知三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
嘗有禹之言也

真氏春秋

不著錄

秋官真氏注鄭司農云真讀為真氏春秋之真愚
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真都賦氏有真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謂之未

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
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
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
以為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
向父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竇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歆等相

三百九十一

志

書

自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
新室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
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為漢書論衡曰
麟宣帝以至哀平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

見百國春秋春秋分爲十開闢至獲麟二百年七十

載之年唐氏元年林氏曰伏義氏辛卯年或以爲甲辰
求之之虞書以孟亦有不合者六藝論云燧人至伏

犧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
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
以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
父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百十六

志

十

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東萊呂氏曰王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為右史所
書殊不知三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
嘗有禹之言也

真氏春秋不著錄

秋官真氏注鄭司農云真讀為真氏春秋之真愚
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真都真氏有楚疏謂君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謂之未

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
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
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
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
以為偽也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張湯傳贊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史通云
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已後闕而不錄其後劉
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
竇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歆等相

三百九十一

志

書

自

次撰續迄于哀平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掾
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偽褒
新室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於是採其舊事傍
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為漢書論衡曰
麟宣帝以至哀平

太古以來年紀二篇

李德林曰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

見百國春秋春秋分爲四開闢至獲麟二百年七十

載之唐氏元年林氏曰伏義氏辛卯年或以爲甲辰

求之唐氏元年林氏曰伏義氏辛卯年或以爲甲辰

犧一百八十七代

漢著記百九十卷

劉毅曰漢之舊典世有注記荀悅申鑒曰先帝故
事有起居注曰注動靜之節必書焉通典曰漢武
帝有禁中起居注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
以在宮中為女史之任谷永言災異有八世著記
父不塞除之語

漢大年紀五篇

高祖文帝武帝紀臣瓚注引漢帝年紀蓋即此書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百十六

志

十

王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與此不同
東萊呂氏曰王藻云云說者遂以尚書為右史所
書殊不知三典兼載言動如禹貢一篇皆紀事未
嘗有禹之言也

真氏春秋

不著錄

秋官真氏注鄭司農云真讀為真氏春秋之真愚
按儒林傳堂谿惠授泰山真都真都疏謂君
晏子呂氏春秋之類恐非

夾氏未有書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然則錄存而書亡也謂之未

有書當致

漢書文選卷第三終

志第三

十五

漢藝文志攷證卷第四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論語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不壁中兩子張問何如可以

紅丁為篇

家語後序云孔安國為古文論語訓二十一篇何

晏序云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

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正義曰孔子舊宅壁中

得古文經傳即謂論語孝經為傳也古文者科斗

書倉頡本體周所用以今所不識故名古文書

考五

考四

考一

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

為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孤辨之厚

結衣長短右袂色李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既

朝服衽身焉善射小人窮斯壘譎曰禱爾于上下

神祇友誦倭以杖荷蓑有荷夷而過孔氏之門墓

湯舟皆古文也又引論語足

齊二十二篇

多問王知道

見氏公武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是必
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

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

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

喪惜哉何晏序云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

之註又軒林氏曰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未必審

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

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說文逸論語曰王案之

曰逸論語之說王也孔子曰美哉逸論語也

學記亦謂逸論語之文思謂李氏篇洪氏曰或以

為齊論正義曰齊論者齊人所傳

魯二十篇

藝文志四

十一

釋文曰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皇覽

引魯讀六事正義曰魯論者魯人所傳即今所行

篇次是也石經論語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

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與

而訓不遠者置其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井

四之文祝睦碑云鄉黨遂遂劉脩碑云鄉黨遂遂

如也古今人表卑湛尾生高尾生晦厥黨童子祝

佗革子成菲集韻同子而彼哉彼義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何晏序云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

曰張侯論為世所貴本傳為成帝師以上好論語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古而為之法

孔子家語二十七卷

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

馬昭謂今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

孔子三朝七篇

劉向別錄云孔子見魯哀公問政比三朝退而為此記凡七篇並入大戴禮蜀志秦宓曰昔孔子三

見哀公言成七卷裴松之注案中經漢書孔子三

朝八卷一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

爾雅張揖引禮三朝記皆此書也

孔子徒人圖法

太史公曰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史記孔子世

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索隱云

史記自子石以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

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家語

比例唯有三十七人

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述史記闕然自公伯僚秦冉鄭單三人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

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文心雕龍云青史由

務成子十一篇

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

孫卿道宋子

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鉏宋人也

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聞

三十七

志教卷四

四

曰見侮不辱教民之圖又云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賈誼書修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

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郊祀志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

焉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邕曰小能小

國及馬融為之傳隋開皇中秘書學士王孝逸於
陳人處得之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
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唐開元中劉知幾以為
宜行孔廢鄭諸書難遽起卒行鄭學許冲上父
說文云古文孝經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
議郎衛宏所校按志云孔氏壁中古文則與尚書
同出也蓋始出於武帝時至昭帝時乃獻之隋志
云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儒者皆云劉炫自作之非
孔舊本家語後序安國為孝經傳二篇今有經無
車千八百七十一字今異者四下餘

三十五

改四

五

物

孝經一篇十八章

隋志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
千八百七十二字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感
以十八章為定

雜傳四篇

落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

爾雅二卷

禮三朝記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
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釋詁一篇蓋
周公所作此書成於
成王釋言以下或言仲尼

增子夏所定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漢郭威謂爾
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揚雄
雄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
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
游夏之傳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
等語劉向謂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父軒林氏曰爾
雅一書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
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書皆可以類求也及散
裂爾雅而授諸箋注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
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為不足學也

三百

改四

六

章

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
止齋陳氏曰古者重小學漢嘗置博士如毛氏詩
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皆有所本隋唐以來
以科目取士此書浸廢韓退之尚以注蟲魚為不
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見氏曰爾雅非小學

小爾雅一篇

孔鮒撰十三章申衍詁訓見孔叢子李軌解

古今字一卷

春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後
官大行人諭書名注書之字也釋禮記曰百名以

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說文叙倉頡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呂氏曰秦之文字多李斯趙高所定非保氏之教也樓氏曰古字不多率假借以為用後世寔廣隨俗更改多失造字之意

弟子職一篇

管子雜篇第五十九有學則蚤作受業饌饋乃食洒掃執燭請任退習等章朱文公曰竊疑是作內教此以

說三篇

周禮注引孝經說蓋緯書非是之謂也

孔子為曾子陳孝道

致堂胡氏曰曾子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鉤命決云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子所著明失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為書

小學

史籀十五篇

三百七十七

說中

七

六

說卷四

八

4020

說文叙曰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父軒林氏曰大篆出於史籀戰國以來俱用之許氏微得其舊體唐玄度曰秦焚詩書唯易與史篇得今王莽之亂此篇亡失建武中獲九篇章帝時王育為作解說所不通者十有三晉世此篇廢今略傳字體而已今按說文王育說又翟氏曰史籀變倉頡之法作大篆摠天下字一以會意書法之壞自籀始衛恒曰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元帝善史書應劭曰史籀安帝年十歲好學史書僅官儀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為尚書

郎歐陽公指石鼓為籀書以前手籀書則古文科斗也嚴延年善史書奏成於手中貢禹亦言郡國

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志云尚書御史中丞書令史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史

入體六技

說文叙秦書有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是書隸書漢興有艸書尉律學僅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頗改

定古文時有六書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鳥蟲書佐書即隸也尚書正義亦云秦有八體亡新六書去大篆刻符及書署書加古文奇字志謂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律即尉律廷尉治獄之律也六體乃新莽之制漢興尉律所試者八體也當從說文叙所謂六技者疑即亡新六書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云受書伯氏之職也古者文既記笏武亦書文墨數秦始皇以祈禱名山作刻符書用

漢書

十

題印璽蕭何作署書題蒼龍白虎二闕

蒼頡一篇

說文叙七國文字異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初有隸書以趨約易而古文由此考工記注引蒼頡篇有艸莖柯禡顏之推曰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厠籀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也羅氏曰其篇雖名祖蒼頡而實異史籀龜山楊氏曰圖書之文天寶兆

之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秦人以吏為師嚴是古之

禁盡滅先王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

無能知者況數千載之後乎揚子曰言心聲也書

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

之心為之其淵原可知矣楊子或欲準蒼頡史籀

仲馮曰張陽諱爰書詭譎論報劉

凡將一篇

文選蜀都賦注引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纖美

宜制禪藝文類聚引凡將篇曰鐘磬笙笙筑坎侯

唐志猶有闕說文引相如說

急就一篇

志強

十

隋唐志謂之急就章顏師古叙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景慕擬而廣之元成之間列於秘府舊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篇本備加詳覈凡三十二章又見崔浩劉芳所注未善遂為解詁晁氏曰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維氏曰一本相傳是吳皇象寫比顏鮮本無焦滅胡以下六十三字纔三十一章而已國朝太宗皇帝嘗書此篇又於顏本外多齊國山陽兩章凡為章三十有四

此兩章蓋起於東漢按急就篇末說長安中涓渭街術故此篇亦言洛陽人物之盛以相當而鄠縣以世祖即位之地升其名為高邑與先漢所改真定常山並列此為後漢人所續不疑游此篇皆補近古傳稱勤心納忠

訓纂一篇

揚雄傳史篇莫大於倉頡作訓纂說文叙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志云微齊人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紀元始五年正月

天不通知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學史篇者以作訓纂篇隋志三蒼三卷李斯作蒼頡篇江式按受歷博學後人分五十五章為上卷揚雄作訓纂篇江式中作為中卷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江式元中賈叔郎為中卷故曰三蒼徐氏曰賈魴以三蒼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說文繫傳以蒼頡爰歷博學為三蒼說文正義引訓纂雄父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異語歸即以鈇摘次於槩積二十有七歲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絕

代語釋別國方言方言者蓋爾雅之派也十五劉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從鄴學問尤長小學鄴子林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附志漢有蒼頡二卷一杜

六書

韓非子曰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一云自營為象事周禮注云虞事象意周禮文序云象聲周禮注云諧聲又序云形聲多夾深

鄭氏曰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古三墳伏羲氏始畫八卦命臣飛龍氏造六書說文引孔子曰一貫三為王推十合一為士象之為言續也黍可為酒禾入水也烏時呼也貉之為言惡也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儿在人下故詰屈狗叩也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未詳所出然似非孔子之言或緯書所載也風書九千字以上字或不正輒舉

羅氏曰古來用字約少板策所書多者纔百名以上今漢代試為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烏觀古所謂正哉劉劭云馬字畫而石建懼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課試之科舉効之今以同天下之習

古文

科斗之書始於蒼頡其文至三代不改周宣王時雖史籀有大篆十五篇猶與科斗並行故終三代所用者惟篆與蒼頡二體盧植曰古文科斗近於

三言單片

教中

十一

聖

為實而厭抑派俗降在小學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

隸書

趙氏明誠曰庾有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真正亦曰真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為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為漢隸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韓沙隨程氏曰書苑云蔡文姬信割程隸字八方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千文曰杜業鍾隸唐孫過庭

草書譜曰元常專精於隸書伯英尤工於草體彼之二美逸少兼之此以真行為隸也鍾王未嘗為

今所謂隸書者也梁蕭子雲以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因此研思遂悟隸式此以真行為隸無疑本朝任玠序范度五體千文云隸則統乎義獻鍾庾歐虞顏柳真草之輩八分則酌平篆隸之間此又其證也陸氏曰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真書愚按唐六典注亦云隸書典籍表奏及公私文跡所

三言單片

教中

十四

用徐鉉謂隸書之法有刪繁補缺之論則其偽為斷可知矣唐張懷瓘書斷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皇時官務稍多得次仲文簡略赴急速之用

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

隋唐志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

注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

白虎通曰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與此不同西山真氏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分屬於六藝是

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可乎哉
注秦近君

儒林傳秦茶延君增師法至百萬言近字誤

序六藝為九種

唐氏曰漢世經先出者不知後出盛傳於後世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小戴禮左氏春秋大抵初以經名家者後多不傳所謂欲速不達晁氏曰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

可平

卷四

十一

五

漢藝文志攷證卷四

漢藝文志攷證卷

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儒文

晏子八篇

隋唐志晏子春秋七卷著其行事及諫諍之言

公曰吾讀晏子春秋禮崇文總目十二卷或以為

後人采嬰行事為書故卷頗多於前志柳宗元謂

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

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耳其

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非儒明鬼

卷五

皆出墨子其言問策及古治子等尤恠誕又往往

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墨子春秋

晏子知道道在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

為人失在為己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晁氏從薛氏曰

讀孔叢子詰墨恠其於墨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

也廼知宗元之辨有自而起史通曰晏子雲卿曰

無月而

子思二十三篇

隋唐志子思子七卷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記

緇衣皆取子思子愚按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

天子之則記所謂文選注引子思子民以君

為心君以民為體又引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

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初學記引東戶季子之

時道上鴈行而不以拾遺耕耜餘糧宿諸畝首

乃取諸孔叢

曾子十八篇

隋唐志二卷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

曾元曾華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

理今十篇自脩身至天圓皆見於大戴禮為四

十九至五蓋後人擴出為二卷朱文公曰世傳曾子

志五

書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克之其言語氣象視

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晁氏曰視漢亡八

篇矣

漆彫子十二篇

孔子弟子漆彫啓後

韓非子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

顏氏孟氏漆彫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史

世子二十一篇

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

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

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必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李克七篇

韓詩外傳說苑魏文侯問李克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隋唐志一卷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馬揔意林引之孟子十一篇

趙岐

三

趙岐題辭著書七篇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志云十一篇并外書也外書今不傳論衡云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法言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說苑太平御覽引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顏氏家訓引圖景失形劉知幾史通引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李善注文選引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漢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父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藝文類聚引滕文公葬及惠子諫坊記注引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皆外書也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諛諛而來孝子之心不若是念二女嫫毘氏曰按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於軻之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

三

趙岐

四

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為然傳子云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愈之說同

孫卿子三十三篇當云三十二篇

劉向校讎書錄序云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二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二十二篇皆以定殺青簡書可繕寫揚倂分易卷弟更名荀子韓文公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

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
駢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論語釋文引玉弼注
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後山陳氏曰子弓者
仲弓也唐氏曰向博極群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
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
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
申君死而卿發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
七矣遷書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
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二
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

喪五

五

回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桂
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趙孝成王七十八年臨
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倖以敗魏馬
陵疑年馬陵去桂陵又十三年矣

芋子十八篇

名嬰齊人

史記阿之吁子索隱吁音芋別錄作芋子徐廣云
阿者今之東阿正義曰藝文志吁子十八篇顏師
古音弭按是齊人阿又屬齊恐顏誤

內業十五篇

按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

周史六發六篇師古曰即今之六韜

莊子商曰從說之則以金板六發釋文云本又

龍唐豹今六韜六卷六十篇尚書正義以為後人

所作非實事也館閣書目謂周史六發恐別是一

書通鑑外紀云志在儒術其言也頗難六韜文王

必起於戰國之時今六韜言騎戰最詳決非太公

所作當出於孫吳之後謀臣策士之所託也

甯越一篇

呂氏春秋甯越中年之鄙夫也苦耕稼之勞謂其

喪五

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三

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五將

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

之威公為周威王師也說苑引周威公問於甯子

取士有道乎史記秦始皇紀賈生曰六國之士有

寧越索隱云趙人徐廣云一作經越或自別有此

人不必甯越

王孫子一篇

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馬摠意林引之太平御覽

引趙簡子獵於晉陽撫轡而歎楚莊王攻宋將軍

了重諫無心難學子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學子
隋志一卷論衡福虛篇儒術之徒董無心墨家之
役經子相見講道經子稱墨家右鬼神是引秦穆
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
桀紂不天死近而秦繆晉文言之夫繆者誤亂之
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
之操天奪其命乎按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
謚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
天報誤亂也館閣書目一卷與學墨者經子辨上

三百五十八

李致五

七

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經子屈焉注吳秘

徐子四十二篇

魏世家惠王三十年使龐涓將而今太子申為上
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
之術太子曰可得聞平客曰固願效之曰太子自
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
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
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
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
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

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奪魏太子申
殺將軍洸遂大破劉向別錄曰徐外

魯仲連子十四篇

隋志五卷錄一卷春秋正義文選注太平御覽引
之史記正義引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
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
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
里駒往詣田巴曰臣聞堂上不羹郊草不芸白刃交
前不救派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
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素之何若

三百五十七

李致五

八

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暴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
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王乃
飛兒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虞氏春秋十五篇

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
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為虞氏春秋本傳云著書
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
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太史公
後世猶然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也

高祖傳十三篇

魏相傳奏明堂月令曰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

第八

清志引有漢高

陸賈二十三篇

本傳高帝曰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太史公曰余讀陸生新語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隋唐志二卷今存道基術事輔政無為資賢至德懷慮七篇吳儔曰輔政篇曰書不必起於仲尼之門夫黜仲尼之書則道不尊矣烏能使高帝行儒術哉

孝文

孝文傳十一篇

九

史記文帝紀凡詔皆稱上曰以其出於帝之實意也

賈誼五十八篇

本傳凡所著述五十八篇今新書十卷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或取漢書誼傳附于後賈誼云

本七

向附二篇昭帝始元五年詔曰通保傳傳文穎

以為賈誼作今在大戴禮第四十八篇攷之新書蓋以保傳傳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為一朱文公曰其言教太子輔少主之道與誼本傳跡語同當時

以列於論語孝經尚書而進於君蓋已有識其言之要者矣顏師古曰誼上疏可為太息者六今三而止蓋史取其切要者今攷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派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權重諸篇是也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略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已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寧藩傷藩強五美書勸而五美附制不定親疎危亂凡七篇而為之自天下之勢方病大腫以下以為痛哭之說與其書合至於派涕二說其論足食

四

志攷卷五

十

勸農者是其一也而固載之食貨志不以為派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派涕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為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為不足故又分解制匈奴二篇以為派涕之二說庶人上僭體貌大臣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銅鑄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畧去等齊之篇不敢而以銅布之篇附于食貨志顧取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為太息者則以為之非書經制朱文公謂新書

是平日記錄葉草其中事事俱有世有經

孔臧十篇

孔叢連叢子云臧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曰世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與安國紀綱古訓遂拜太常禮賜如三公著書十篇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為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米文公曰孔叢子敘事至東漢然載臧兄弟往還書疏正類西京雜記為造漢人文

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本傳

武帝時

三雍宮

本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

堂靈又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後漢張純案河間古辟雍記其

奏之說苑引獻王之言司馬公曰獻王得周官左

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

言詩最密左氏與春秋相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

明微獻王則六藝其遂贖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

五宋世家注漢名臣奏曰獻王朝被服造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本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

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間舉玉杯蕃露清明

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後漢明德馬后尤

善董仲舒書注云玉杯蕃露清明林竹之屬七錄

隋唐志春秋繁露十七卷今八十二篇始楚莊王

終天道施三篇闕又即用玉杯竹題題篇疑後人

附於館閣書目案逸周書王會天子南面立統無

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有照貫之象春秋屬辭

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集一卷上不獨其見

於傳注者有數日食止而書新舊對

鉤盾元從李步昌八篇

百官表

少府有鉤盾令丞注鉤盾主近苑園牧阜

傳與元從爭注散職

鹽鐵論六十篇

車千秋傳贊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六辟徵文學賢

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

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

羊以為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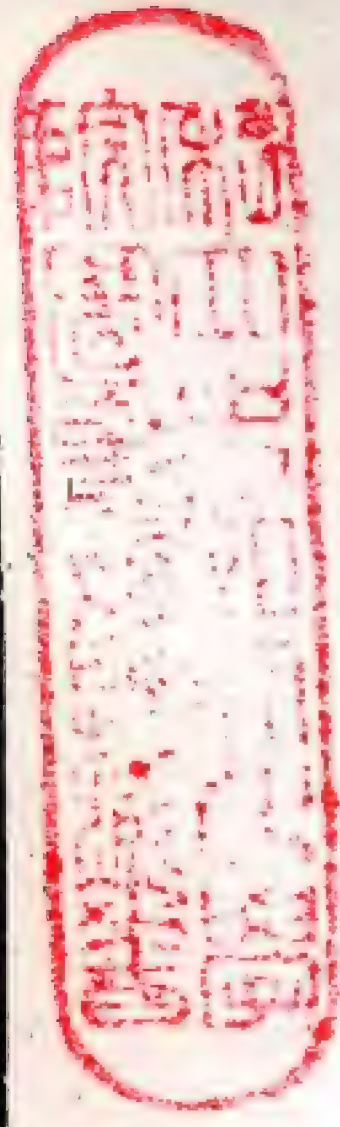
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

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

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今十卷本論
第一至雜論第六十

劉向所序 新序

本傳采傳記行事者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隋
志新序三十卷說苑二十卷是也曾鞏校定十卷
雜事至善謀上明元年二月癸卯二十卷缺敵記
傳注引新序論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蓋誤以向為歆

說苑

向校中書說苑雜事分別次序除去與新序復重
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君道至反質七百八十四

志攷五

章鴻嘉四年三崇文總目存者五篇曾鞏復得十
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李德裕云闕反質一卷鞏分
修文為上下以足二十卷後高麗進一卷遂足

世說

未詳本傳著疾纔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歸
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今其書不傳

列女傳頌圖

本傳向採取詩書所載賢妃正婦興國規條可法
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大
子傳七篇頌圖曾鞏序曰隋書及崇文總目皆十五

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雜其七篇

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

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蘇頌以頌義篇次

復定其書為八篇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今驗頌

義之文蓋同自叙又藝文志有頌圖明非歆作也

王回序曰有冊儀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

篇而各頌其義圖其狀摠為卒篇傳如太史公記

頌如詩之四言而圖為屏風頌云畫之屏風

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七篇以

著禍福榮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畫之於屏風

以頌考之每篇皆十五傳則凡無頌者耳皆非

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為斷也漢周勃傳以陳

缺之別隋志又曰向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列仙

列士傳不著錄

揚雄所序 太玄十九

本傳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

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有首衝

錯測攤瑩數文視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離

散其文范望散於注中蕭該音義曰案別錄告下

有玄問一篇合十二篇今脫一篇司馬公說玄曰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

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易每卦有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皆當其之日易有元亨利貞玄有固直蒙酋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易有彖玄有首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雜

志發五

上

圖告易有說卦玄有數易有序卦玄有衝易有雜卦玄有錯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誼禮也郭元亨疏云太玄潤色於君平何知出邵子曰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又曰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張文饒曰玄紀日於牛宿者法日也紀氣於中首者法天也以罔冥為元則畏之終始萬物神妙之理故太玄於三易實依連山而作也

卒弟天侯也

法言十三

本傳以為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明氏曰論語乃孔門弟子記諸善言誠有是人相與問答也法言則假借問答以則論語且又淺近持其有不必問不必答不必言者晁氏曰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嚴君平蜀人聞之有願載名於法言者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

樂四

未詳

歲二

本傳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後漢胡廣傳揚雄依

志發五

上

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館閣書目二十四箴一卷州箴十二衛尉等箴十二觀禮晁氏曰雄見莽更易百官變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太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荆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

於道最為高

唐氏曰此自謂尊儒不知與九派並列已不是八

家豈儒家之一偏一曲耳洪水李氏曰儒者之術
教化仁義而已也使儒者在人主左右得以仁義
教化為天下之治則所謂道家者不過為巖野居
士名法家者不過為賤有司陰陽者食于太史局
而從橫雜墨之流或馳一傳或效一官農家者流
耕王田奉國賦以樂天下之無事彼得與儒者相
抗而為流哉



道

伊尹五十一篇

說苑臣術篇呂氏春秋皆引伊尹對湯問周書伊尹伊尹稱伊尹曰夫之生此民也使先商朝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豈老氏所謂道乎志於兵權謀省伊尹太公而入道家蓋戰國權謀之士著書而託之伊尹也湯

志疑

誓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陲孔安國謂出其不意豈知伊尹者哉傳伊尹之言者孟子一人而已太公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李靖曰謀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言不可以兵窮兵不可以財窮此三門也齊世家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戰國策蘇秦得太公陰文選注引七里云太公金版王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又引太公金版六史公本齊世家曰術之愚謂老氏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范蠡用之以取其張良

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此太史公入道家然陰謀之術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文王之德之純太公見而知之丹書啟義之訓武王得於師尚父陰謀傾商之說陋矣

辛甲二十九篇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左氏傳辛甲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

鬻子二十二篇

志疑

太史公序楚世家曰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劉向別錄云鬻子名熊封於楚劉總曰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唐逢行珪注才卷十四篇序云鬻熊見不全賈誼新書引文王武王成王問粥子列子天瑞篇引鬻熊語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力命篇引鬻熊語又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陸佃曰列子所見鬻熊之言要旨亡者多矣又小說有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管子八十六篇

劉向序所校讎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林尉幸書太史書凡中外書五百六十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今二對民至輕管子傅子曰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今本房喬注唐志謂尹知章注文選引江表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獲惡木之枝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想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右管子其間雖多與管子相類上

老子

隋志梁有漢長陵三老母丘望之注老子二卷志不著錄晁氏公武曰以周平王四十二年授關尹喜凡五千七百四十有八言八十一章言道德之旨其末云使民復結繩而用之蓋三皇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孔子嘗聞禮焉今載於曾子問者與五千言殊不類蓋告孔子者其所職著於書者自其所見也陸德明序錄云周敬王時西出關為關令

尹喜誡道德二篇尚虛無無為漢文帝時河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志無河上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再傳至于臣公其弟子蓋公為曹相國師脩黃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敘述尤恠誕景迂晁氏曰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傳亦能辨之王弼

老子

志

中

題曰道德經不析道德而上下之猶近古歟葉氏氏之書其間孔子與者皆獨世之辭而所同者皆合於易

老子指歸不著錄

隋志十一卷嚴遵撰列子釋文云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文子九篇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

今本十二篇道原至上禮李暹注豈暹析之歟其傳曰姓辛氏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愛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名研文子其字也志注謂似依託晁氏曰三代之書經秦

火之後幸而存者錯亂參差如爾雅周公作而有
張仲孝友是也柳宗元以為駁書曹子建表引文
子李善注以為計然今其書一以老子為宗略無
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萬物
錄著五方所出皆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廣
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則
與文子了不同北史蕭大圖曰陶朱成術於辛文
蚡子十三篇名淵楚人

史記環淵楚人學黃老道德之術著上下篇廣說
楚人索隱正義皆無注釋今按文選枚乘七發

便蚡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鈎鍼芳餌加以
詹何蚡鰲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宋玉與登
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畧蚡子名淵三文雖殊其
人一也

關尹子九篇

劉向校中祕書九篇本常存七篇蓋公授曹相國
參相國薨書葬至孝武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
以僊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於此不出臣向父
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脉與子二年一字二柱三
極四符五鑑六七七金八籌九藥列仙傳云著書

九篇名關令子

莊子五十二篇

郭象注三十三篇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陸
德明序錄云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深正言若反
故莫能暢其弘致後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
云一曲之才妄庸奇說若開奔意脩之首危言游
臆子胥之篇凡諸巧難十分有三藝文志五十二
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
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
去取其內篇衆家並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

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咸玄英疏莊文選注太平御
覽引莊子閑遊游晃之語荀子曰莊子蔽於天而
不知人朱文公曰莊子見道體蓋自孟子之後荀
卿諸公皆不能及韓文公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
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子方周之書為稱

列子八篇

劉向校中書列子五篇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
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
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天
至說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

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書唯貴放逸二義垂
皆不似一家之書宋始三年八柳宗元曰劉向錄
列子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
書言子產鄧析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
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魯穆公十年不
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莊周放依其辭其
稱夏竦但公紀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其文辭類
莊子而尤質厚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
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或謂鄭繻公東萊呂
氏曰以列子所載楊朱遇老子老子中道而歎一

三

卷六

七

章觀之則朱受學於老子不疑朱之言見於列子
者因多後人所附益為我之說亦畧可見也石林
葉氏曰天瑞黃帝篇與佛書相表裏呂氏曰列子
多引黃帝書蓋古之微言傳久而差者玄牝一章
今見老子此戰國秦漢所以並言黃老也

老成子十八篇

列子曰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

長廬子九篇

史記楚有尸子長廬

公子牟四篇先莊子

荀子非十二子注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今莊子
有公子牟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據即與莊子
同時也又列子稱公子牟解公孫龍之言龍平原
君之客而張湛以為文侯子據年代非也說苑公
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未知何者為定

田子二十五篇

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
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朱貴己孫臏貴勢
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
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科子貴別

三

卷六

八

史記世家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
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弟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
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稷齊城門名談說之士
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鄭志張逸問云我先師
棘下生何時人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
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西山真氏曰莊生所
述諸子墨翟禽滑釐其一也宋鉅尹文其二也彭
蒙田駢慎到其三也關尹老聃其四也莊周其五
也惠施其六也異端之盛莫甚於此時神即理

二子言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
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學不窮其口

老萊子十六篇

史記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與孔子同時大戴禮云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
海尤之內貧而能樂蓋老萊子之行也文選注引
好之聞樂於天戰國策云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
事君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

騶卮子一篇

今四卷十五篇隋志選至學問柳宗元辨此書

志卷十

非古謂好事者偽為其書而韓愈獨稱焉謂其詞
雜黃老刑名陸佃序曰自韓愈選錄此書後
非全書也今四篇亡其因服成號

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經篇

史記正義黃帝道書十卷隋志漢時道書之派三
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沖虛其黃帝四篇老子

二篇最得深旨黃帝書老子之書謂之黃帝言又曰
常得學黃帝之所以黃帝曰項朱文公曰黃帝聰明
神聖得之於天下之理無不知天下之事無不
能上而天地陰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

愈疾引年之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洞然於

習次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者因自託

焉以信其說於後世至戰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

書以相傳授如列子所引與素問握奇之屬蓋必

有粗得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

周官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

東萊呂氏曰漢初黃老世有傳授觀樂毅傳贊可

考皇覽記陰謀黃帝金匱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三

帝之誠可得聞歟尚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

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

之慎言金人三封其口志改

之法皇王大紀曰黃帝作輿几之歲以警宴安作

金几之銘以戒逸欲黃帝內傳一卷序云錢鏐得

之於衡山石室中至劉向校書見之遂傳于世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史記接子齊人與慎到田駢同時皆學黃老莊子

志云接比云武帝時說當考

鄭長者二篇

袁淑直隱傳鄭長者隱德無名著書一篇言道家

事韓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

非稱之世傳是長者之辭因以為名今按韓

非子外儲說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素王妙論 不著錄

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諸稱王者非貴其身得志也乃貴恩覆子孫澤及鄉里也黃帝設五法布之天下用之無窮蓋世有能知者莫不尊親如范子可謂曉之矣管子設輕重九府行伊尹之術則桓公以霸范蠡行十術之計二十一年之間三致千萬再散與貧七略云司馬遷撰史記正義云二卷今僅見此語於太平御覽世宗本南陽人隋志梁有

太史公素王妙議二卷

道家者派

致堂胡氏曰道以天下共由而得名得道而盡性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書無傳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孟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派分裂之弊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太史公習道論六家要指言道家為長

陰陽

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史記騶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惟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闢大不經云云燕昭王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鄒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有以五德始終五德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主運五行相次轉用公孫臣上書曰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以街論及諸商並東萊呂氏曰方騶衍推五德之運人視之特陰陽末術耳若無預於治亂

王三六

素案

世

之數也及至始皇始採用之定為水德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則其所繫豈小哉周禮司律注鄭司農引鄒子

南公三十一篇

史記項羽紀楚南公曰楚雖王戶亡秦必楚也正義虞喜志林云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徐廣曰楚人也舊言陰陽真隱傳居國南鄒因以為號著書言陰陽事

零成子十四篇

呂氏春秋容成作曆莊子則陽篇容成氏曰除日
无歲无内无外

張蒼十六篇

本傳蒼尤邃律歷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職不

鄒奭十二篇

七略曰鄒奭子齊人為之語口鄒龍
赫赫言鄒所之術文節之若耳

史記云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術之術迂大而閎
辨奭也文具難施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賈誼傳誼以為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

二百八十八

主政六

主

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為官名悉
更奏之

公孫渾邪十五篇

公孫賀傳祖父昆邪景帝時封平曲侯著書十餘
篇

法

李子三十二篇

食貨志李悝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李悝記魏地
力之晉刑法

教之晉刑法
經守此地也
受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諸國法著法
以

臣代君有常不放國雖大張斐律序鄭鑄刑書
故降城亡子不得與焉

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並述法律之名申韓

之徒各自立制通鑑外紀李悝為上地守下
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商君二十九篇

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正義云商君書五卷館閣書目今是書具存共

二十六篇三篇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入

說於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申子六篇

三百九十九

藥

主

史記申不害傳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
書二篇號申子注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

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元

帝紀注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

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君臣篇唐

志三卷崇文總目館閣書目皆缺荀子曰申子蔽

於勢而不知知韓非子曰由不害徒術而無法公

孫鞅徒法而無術淮南子曰商鞅之術申子之
不害君臣篇使黃門

慶子九篇

不害君臣篇使黃門
師張子喬正其字

史記趙有刺子之言注徐廣曰按應劭氏注云
史記正義趙有刺
史記正義趙有刺

慎子四十二篇

史記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正義慎子十卷戰國時
趙士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
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
荀子見於慎子藏於法而不知慎子有見於
荀子注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
能之道夫太平御覽引慎子者天子手能衣而宰

韓子五十五篇

史記韓非傳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注新序
曰申子書號曰術商鞅書號曰法皆曰刑名吏策
呂氏曰太史公謂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
也索隱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亦崇黃老
之學也今本二十卷五十六篇少隨程氏曰非書
有存韓篇故李斯言非終為韓不為秦也後人誤
以范睢書廁于其書之間乃有舉韓之論通鑑謂

非欲覆宗國則非也韓安國受韓

錯三十一篇

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洛陽宋孟及劉
帶同師呂氏曰申商之學亦世有傳授唐志晁氏
新書七卷隋志梁有三卷文選賓戲注引朝錯新
書太史公曰賈生晁錯明申商晁氏曰錯不為道
漢律不著錄

晉刑法志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
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
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効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

張氏

十六

文越城傳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
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
之制也唐二注李悝集注國刑書造法五雜法六
具法商鞅傳今之改法為律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
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
之條益事律與廐戶三篇呂氏曰事律合為九篇
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
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衛志漢上計律
調禮典大樂律注大胥尉律昭帝紀注田律周禮士
耐金律漢丁御史漢律會稽獻毅則注內會稽郡獻毅

晉書曰稽獻籟一斗祠祀司命能捕豺豸購百錢婦
告威姑祠宗廟丹書告民不縣賞錢二十二綺絲
數謂之紕布謂之縵縵組謂之首縵由孫州及甘
門首洒酒賜以老縵表白裏船方長為舳艫齊人
予妻婢姦曰姦見婢變不得侍祠吏更五日得
下沐初學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
有差人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弃市周禮
注掠者唯得榜笞立帝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
皆應知情刑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書
文帝更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紀人出一算帝

志宋本

志

克

注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欲犯法者
其時格殺之無罪周禮無干車無自後射
大司馬注淫季父之妻曰報注關以刃傷人完
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律郭躬父
弘習小杜律注惠帝四年除挾書律文帝元年除
收帑相坐律令二年除誹謗律愚按律令不錄
風俗通鑑陶謨注命前何廣曰

漢令不著錄
晉刑法志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令甲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息宣帝令甲諸

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紀令甲女子犯罪
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紀金布令甲曰邊郡數
被兵離飢寒天絕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
費蕭令甲第一常符漏品後漢著于甲令而稱
忠傳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張令
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沒入車馬紀令丙簪長
短有數章帝秩祿令史品令百官衛令傳
金布令後漢禮儀志注品令百官衛令傳
令紀後漢注齋令蔡邕公令何並功令傳廷尉注挾
令傳光祿挾令傳樂浪挾令傳廷尉注挾

志宋本

志

克

今傳田令傳水令傳竟漢今趙張百人變
長有罪當殊之變夷卒有變安帝元初五年詔
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注成帝詔曰今大辟
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注是
為律後漢所鹽鐵論文學曰今律令百有餘篇陳
寵謂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一千六百九十
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南刑者千九
百八十九刑法志考武注鄭昌以刪定律
令為正本班固以刪定律令為清原律正罪名

事

法家者派蓋出於理官

范氏曰申韓本於老子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
淵源其末派將無所不至朱文公曰申韓之學淺
於楊墨東萊呂氏曰六經孔孟子之教與人之公
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說與人之私情合
故末世宗之兼山黃氏曰九家之學今存者獨刑
名家而止耳佛老氏而止耳高者喜談佛老而下
者或習刑名故兩家之說獨存於世秦梁至於敗
亡蘇氏曰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
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

言

志

十九

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

明罰飭法

飭今易作勅後魏刑法志漢孝武世增律三十餘
篇宣帝時于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凡九百六十
卷大辟四百九十條千八百八十二事范氏決比
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條諸斷罪當用者合二萬六
千二百七十二條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趙官律趙
馬休朝會正見律
二尺四寸之律今一也杜周
傳三尺之律今三尺律也

漢藝文志攷證卷六

漢藝文志攷證卷第七

凌儀王應麟伯厚甫

名

鄧析二篇

劉向序臣所校讎中鄧析書四篇臣叙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二篇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隋志一卷無厚轉非子白堅白無厚之章而意令之晁氏曰析之學蓋兼名法索今其書大旨訐而刻真其言也其間時勦取他

卷七

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荀子非十二子

與惠施並言在傳傳而用其刑

尹文子一篇

莊子天下篇云宋鉞尹文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
少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得其書始詮次為上下
二篇李蘇臣云仲長氏統也晁氏曰序稱當齊宣王時居稷
下學於公孫龍龍稱之而志叙此書在龍書上顧
師古謂文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記云公孫龍
客于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沒
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今觀其書

雖專言刑名然亦宗六藝數稱仲尼其叛道者蓋

鮮豈若龍之不宗賢聖好怪妄言哉洪氏曰劉歆

云其學本於黃老今其文僅五千言亦非純本黃

老者頗派而入於兼愛隋志二卷周之處士遊齊

稷下

公孫龍子十四篇

史記趙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趙人與公孫龍

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墨四與夫子為五果

孰是邪楊楊朱也秉公孫龍也晉太康地記云汝

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

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

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謂馬石曰堅白

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公孫龍言藏

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

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之言甚辯孔穿曰然

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

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

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

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辨淮南鴻烈
曰公孫龍繫於辭而實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數
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
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
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
猶志三卷

惠子一篇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
也不中荀子曰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辨天難辨
賦詩好以

惠子一篇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察其所
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利一
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號與之名善惡
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是也

墨

尹佚二篇

左傳稱史佚有言史佚之志晉語胥臣曰文王訪
於辛尹注辛甲尹佚皆周大史洛誥逸祝冊正義
以為史佚淮南鴻烈引成王問政於尹佚保傅傳

丞立於後史佚也說苑引成王問政於尹佚尹
佚周史也而為墨家之首今書亡不可考按呂氏
春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
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蓋者史
角之後託於佚歟

田俅子三篇

文選注太平御覽引之隋志梁有一卷

謂史佚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

隋唐志各一卷洪氏曰二書今不復存馬樞意林

惠子一篇

所述隨巢兼愛明鬼而墨之徒可知胡非言勇有

五等其說亦卑取無過人處藝文類聚引隨巢子

曰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

身降而福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

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

而神民不違焉史記索隱引隨巢子云

夷羊在牧飛拾蒲闕天鬼不顧亦不賓滅太平御

覽引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天賜武王

黃鳥之旗以代殷愚謂此墨氏之明鬼也

墨子七十一篇

館閣書目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七十一篇亡
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一本自親士至
篇所存六十一篇且多說脫不相屬又二本上
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韓非子曰有相里
氏相夫氏鄧陵氏之墨墨離為三荀子曰墨子有
墨子於齊無見於時又知如晉魯勝注墨辯其叙曰墨
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
以正刑名顯於世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
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史記云墨翟宋之大
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
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

志後卷七

五

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莊子天下
篇云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
墨又云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呂氏春秋墨
者有鉅子腹蘄居秦墨者學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孟勝曰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此即莊子所
謂巨子也

從橫

蘇子三十二篇

鬼谷子三卷樂宣注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

鬼谷也史記正義戰國策云乃發書陳篋數十得
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鬼谷子
有陰符七術有揣及摩二篇乃蘇秦書明矣東萊
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
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
必曰三晉兩周云石林葉氏曰蘇秦學出於揣摩
未嘗卓然有志天下反覆無常不守一道度其際
苟可入者則為之以揣摩之術也故始求說周周
顯王不能用則幸而之秦再求說秦秦孝公不能
用則去而之燕幸燕文侯適合而從說行其所以

志後卷七

十

說周者吾不能知若秦孝公而聽之則必先為衡
說以啗六國何有於周此蘇秦所以取死也太
引蘇子曰天子生九重之內其門以蘇子曰人
生一世若朝露以抑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
又引蘇子曰若朝露以抑後漢王符傳注引蘇子曰人
破珠致

鬼谷子 不著錄

晁氏曰按史記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
以自號長於養生治身蘇秦張儀師之受縱橫之
事尹知章叙謂此書即授秦儀者捍闔之術十三
章二章本經持樞中經三篇一云受轉九秦儀

復往見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
身之道梁陶弘景注柳子厚嘗曰劉向班固錄書
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嶮嶮峭薄恐其言妄亂
世難信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惟謬異甚言益隘使
人猖狂失守來鵠亦曰鬼谷子昔教人詭給激訐
揣測險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惟儀秦而已始
揮闔飛箝實今之常態是知漸漓之後不讀鬼谷
子書者其行事皆得自然符契也昔倉頡作文字
鬼為之哭不知鬼谷作是書鬼何為耶世人欲知
鬼谷子者觀二子書略盡矣劉氏涇曰老之翕張

三言

志卷七

七

儒之闢闢其與鬼谷往來如環鬼幽而顯者也谷
扣而應者也藏幽露顯一扣一應信如其名哉引鬼谷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

關子一篇

太平御覽引關子云任公子冬羅鯉於山阿又云
吳章莊吉之調又云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
金之鉤垂翡翠之綸藝文類聚引關子云宋景公
使弓工為弓九年來見云云其餘力逸勁飲羽於
石梁又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
之以為寶

蒯子一篇

蒯通傳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
一首號曰雋永史記通鑑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

主父偃二十八篇

說苑引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脩
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
縱橫

東萊呂氏曰連關中之謂橫合關東之謂從胡氏
曰秦合六國從儀以秦衡不再歲其約皆解蘇氏
曰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後為愈葉氏曰從人之與衡

三言

卷七

木

人相去遠矣太史公言張儀之惡甚於蘇秦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周法秦為從其年而舉從

雜

孔甲盤孟二十六篇

田蚡傳學盤孟諸書注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
也文選注七略曰書盤孟者其傳言孔甲為之也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鼎名曰
銘書盤孟中所以為法戒孟康曰雜家書兼儒墨
名法蔡邕銘論黃帝有巾机之法孔甲有契計之
誠梁簡文帝云盤孟寓殷高之辭

大命三十七篇

賈誼書脩政語引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太史公大宛傳云本紀言河

尉繚二十九篇

兵形勢又有尉繚三十一篇隋志尉繚子五卷今二十四篇天官至兵令言刑政兵戰之事其文意有附會者首篇稱梁惠王問意者魏人與秦紀始皇

尸子二十篇

卷七

志張卷七

九

史記楚有尸子注劉向別錄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案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造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尸子曰君如打民如水打木方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書止存二篇合為一卷爾雅疏引廣澤仁意綽子篇宋書禮志引禹治水為喪法古今人傳已下皆見尸子穀梁傳引尸子曰諸侯自天子至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

多個道

史記呂不韋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恃君凡八十三篇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凡三十篇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孟春等紀凡六十一篇是書以月紀為首故以春秋名高誘注

卷九

卷七

十

二十月令本十二月紀之首章東萊呂氏曰不韋春秋成於始皇八年按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此其書成之歲月也涒灘者中也通鑑皇極經世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後呂氏春秋二年不韋當時人必不誤蓋後世等歷者之差也不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祚萬夫之長可以生謀仲虺有言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為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舛異如此

豈一字不能增損乎司馬遷傳云不韋遷蜀世傳

淮南內二十一篇

淮南王安傳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自云中皆挾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入按與蘇飛李尚左及諸儒大山外許慎注其首篇曰鴻烈自名注而記上

伯象先生一篇

新序公孫敖問伯象先生曰今先生收天下之術博觀四方之事久矣未能裨世主之治明君臣之義

荆軻論五篇

文章緣起司馬相如作荆軻讀文心彫龍相如屬詞始讀荆軻

農

神農二十篇

孟子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食貨志鼂錯引神農

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地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

弗能守也呂氏春秋引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

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

則天下或受其寒矣管子引神農之教曰一穀不

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汜勝之書亦引神農之教

劉子引神農之法淮南子曰世俗之人多尊古而

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入說

野老十七篇

真隱傳六國時人遊秦楚間年老隱居著書言農

家事因以為號

尹都尉十四篇

劉向別錄云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韭葱諸篇此

書人國云勝教尹都尉之書唐志尹都尉書三卷

汜勝之十八篇汜音凡

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為

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燉煌太守隋唐有

汜勝之書二卷月令注農書曰土長冒振國語注

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正義云先解以周禮草

注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疏云漢時農

家汜勝為上後漢劉般傳注文選注藝文

學記太平御覽皆引之食貨志漢書車使者

蔡癸一篇

食貨志宣帝時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太平御覽崔元始正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相三犁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一日種頃田

蓋出於農稷之官

呂氏春秋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以室為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食貨志后稷始剛田

小說

伊尹說二十七篇

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以至味之東青馬之所有甘橘焉即應劭所引蓋戰國之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注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任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青史子五十七篇

風俗通義引青史子書大戴禮保傳篇青史氏之

記曰古者胎教隋志梁有青史子一卷文心雕龍

務成子十一篇

荀子舜學於務成昭注尸子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

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注宋鉏宋人也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注莊子

寡而皆以已之情欲為多是過也

天乙三篇

賈誼書脩政語引湯曰云云史記殷本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

郊祀志下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劾大宛焉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按論語子夏曰云云非孔子之言蔡邕曰小能小

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蓋因此志之誤
相反而皆相成也

致堂胡氏曰夫仁以親親義以尊尊施之雖有等
衰哉端則非異道故事父孝則忠可移求忠臣則
於孝子未聞相反之理也曰法則慘刻曰名則苛
繞曰墨則二本曰從橫則妾婦之道是皆五經之
棄也其歸豈足要乎儒家者源因修六藝矣列儒
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
藝者無所名家謂誰氏耶何以言之多舛也

漢書文志

卷七

可六十四

卷七

十五

漢藝文志攷證卷八

漢儀王應麟伯厚甫

屈原賦二十五篇

離騷經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王逸曰武

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安傳云為離騷傳

劉向分楚辭為十六卷屈原八卷九辨亦謂屈原作

隋志原著離騷八篇班固叙贊二篇太史公曰作

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地理志始楚賢

臣屈原被謫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

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招致娛游子

游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淮南王

安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

辭並發故世傳楚辭朱買臣召見言楚辭

辭讀七年略曰宣帝詔徵公見誦楚辭平園周氏曰

詩國風及秦不及楚已而屈原離騷出焉衍風雅

於詩亡之後發乎情主乎忠直殆先王之遺澤也

謂之文章之祖宜矣艾軒林氏曰江漢在楚地詩

之萌芽自楚人發之詩一變為楚辭屈原為之唱

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宋玉賦十六篇

隋志宋玉集三卷王逸云屈原弟子楚辭九辯招

魂文選風賦高唐神女登徒子好色賦古文苑大

言小言鈞笛諷賦朱文公謂辭有餘而理不足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

楚辭哀時命

賈誼賦七篇

朱文公曰賈太傅以卓然命世英傑之材俯就騷

律所出三篇皆非一時諸人所及惜誓弔屈古文

苑有旱雲虞賦隋志梁有賈誼集四卷

枚乘賦九篇

古文苑有梁王莒園賦文選注枚乘集有臨霸池

遠訣賦隋志東集二卷文選有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朱文公曰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約能諂而不能

諒其上林子虛之作既以誇麗而不得入於楚辭

大人之於遠遊其漁獵又甚然亦終歸於諛也

特長門哀二世賦二篇為有諷諫之意艾軒林氏

曰相如賦之聖者隋志集一卷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隋志集一卷卷二劉向別錄淮南王有黃龍賦

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

楚辭招隱士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安招致賓客客有八公之徒分造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如詩之有大小雅

孔臧賦二十篇

孔叢子云臧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隋志梁有漢光祿大夫虞丘壽王集二卷甄文類

二百七十四

聚有驃騎論功論而賦不傳

上所自造賦二篇

外戚傳有傷悼李夫人賦文選有秋風辭溝洫志有瓠子之歌二章隋志武帝集一卷唐志二卷

劉向賦三十三篇

楚辭九歎古文苑請雨華山賦文選注雅琴賦隋志向集六卷唐志五卷今所存十八篇別錄曰向有芳松枕賦

王褒賦十六篇

本傳作甘泉洞簫頌楚辭有九懷文選注有碧雞

頌隋唐志集五卷

枚臯賦百二十篇

本傳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司馬遷賦八篇

甄文類聚有悲士不遇賦隋志遷集一卷唐志一卷

揚雄賦十二篇

本傳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又旁惜誦以下至

八篇蓋七略所略止四賦也古文苑有太玄蜀都

二百四十三

逐貧賦文選注有藪壘賦隋志集五卷

孫卿賦十篇

荀子賦篇禮知雲蓋歲又有侂詩隋志荀子集二卷

東曉令

地理志縣在樂浪郡

雒陽鎡華

左傳分康叔云云殷民七族鎡氏

別初陽賦

庾信哀江南賦初陽亭有離別之賦蓋亭名也

華龍

蕭望之傳筆龍宣帝時與張子蟠等待詔

志云張子儵

雜賦

成相雜辭十一篇

荀子成相篇注蓋亦賦之派也朱文公曰凡三章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聲詩以諷時君若將以為工師之誦旅賁之規者其尊主愛民之意亦深切矣相者助也舉重勸力之歌史所謂五殺大夫死而春者不相杵是也成相助歌淮南王亦有成相篇見藝文類聚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藝文類聚

五

端

劉向別錄有行過江上弋鴈賦行弋賦弋雖得雄賦

隱書十八篇

文心雕龍隱者隱也遜辭以隱意諷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智井而稱麥麴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諫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千紀傳大者興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楚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晉語有客廩辭於朝注慶隱也東方朔乃與為隱耳新序

唐宣王發隱書而讀之

歌詩

高祖歌詩二篇

大風歌亦名三侯之章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鴻鵠歌朱文公以為卒章意象蕭索非復三侯比矣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宗廟歌詩五篇

史記樂書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今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

志

六

意多爾雅之文禮樂志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郊祀志亳人謬忌奏祠泰一方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置壽宮神君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黃門倡車忠等歌詩

周禮旌人注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樂府集有黃門倡歌一首

足詩賦百六家

唐氏曰武帝好文詩賦特盛然五種凡百六家千

三百一十八篇而已非若後世濫取至不可勝計

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

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諒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謂為大夫也

自孝武立樂府

禮樂志孝惠二年有樂府令夏侯寬似非始於武帝又云孝武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元帝時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

三言五

卷一

七

問房於樂府呂氏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

所職鄭衛之樂也樂府雖鄭衛之聲然天子所常御上至郊廟咸用焉采詩即古之采詩也哀帝罷

樂府非鄭衛之音者條奏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不可罷者夜誦負五人亦在其中蓋雅樂也

集漢書卷八十八陸賈傳賈曰臣聞古者聖人及貴人中山王孫子貢歌臨江王鄭士歌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

兵權謀

其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史記孫武得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正

義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

下二卷杜牧注孫子序曰武所著書凡數十萬言

魏武削其繁剩筆其精切凡十三篇因注解之

至用隋志梁有孫子八陳圖一卷周祖車僕注孫

之鄭氏曰圖經也書緯也七略收書不收圖唯任

宏校兵書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武

經總要曰今之秘府所存孫府書惟十三篇無圖

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為精密戰國如二孫吳起

輩號善用兵者而著書皆有圖漢名臣如韓信子

三言五

卷一

八

房刪定亦著其法周公亦典司馬教坐作進退之

度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

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歐

陽氏曰孫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廬闔廬用之西

破楚北服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自用其書止於

強伯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吳蜀豈武之術

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蘇氏曰武用兵不

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

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起之言兵也輕法

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義盡然起

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入楚楚復伯而武之所為乃如是書之不足信固矣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通典引孫臏曰用騎有十利呂氏春秋孫臏貴勢

詞馬遷傳孫子臏孫子

吳起四十八篇

隋志吳起兵法一卷今本平卷六篇圖五卷所關

亡多矣唐氏曰司馬法在六藝兵法始孫吳皆後

世變詐之兵非古之兵書也雖陰陽神農黃帝之

號皆託也

二平

海防八

九

范蠡二篇

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注引范蠡兵法春秋正

義賈逵以檣為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

石之事以證之文選注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

行三百步東萊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

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

兒良一篇

呂氏春秋兒良貴後亦見賈生過秦

小官伊尹太公

刑法志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

之將子孫有國與高周並蘇氏曰世之論伊尹太

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誼

無異夫陳平賈誼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

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石林葉氏曰墨翟以太

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譽為文

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吾意六韜所傳

雜出春秋戰國以來兵家準魏問好事者始綴為

書而名之故獨晚出且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

宋太公以為大謀司馬遷亦嘗言之矣而不能是

正遷真多愛而好奇者哉

三十六

海防八

十

兵形勢

蚩尤二篇

高帝紀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注應劭曰蚩尤古

天子好五兵瓊曰蚩尤庶人之貪者管子五行篇

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則黃帝六相亦有蚩尤

隋志梁有黃帝蚩尤真漢一卷

錄叙二篇

古今人表錄余即由余疑叙當作余李筌太白陰

經云秦由余有陣圖

魏公子二十二篇圖十卷

史記公子無忌為魏上將軍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楚蒙驚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公子威震天下諸侯之客各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史記注引七略云圖七卷

項王一篇

史記本紀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東萊呂氏曰此

志文八

十一

陣即馬隆所謂魯公不識者也陣者兵之末羽以不仁失天下亦不在一戰利鈍之間然羽少學兵法畧知其意即不肯學負其雄才高氣而無沉深縝密之度其病卒見於此時是故驚大而忽小者君子懼焉

兵陰陽

太壹兵法一篇

隋唐志黃帝太一兵歷一卷武經總要太一者天帝之神也其星在天一之南總十六神知風雨水旱金革凶饑陰陽二局存諸秘式星文之次舍分

野之災祥貴于先知逆為之備用軍行師主客勝負蓋天人之際相參焉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胡建傳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顏師古注李法官之號其書為管子后土為李法

封胡五篇

通典衛公兵法中城篇曰禽滑釐問墨翟守城之具墨翟答以五六十事皆煩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約封胡子技巧之術

志文八

十一

古今人表封胡在上下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

鄭康成云風后黃帝之三公也館閣書目風后握機一卷晉馬隆略序卷首言本有三其一百六十字其一三百八十字呂望所增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今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今本載所增字亦有公孫弘語前氏詩定云握奇經別有續圖獨孤及風后八陳圖記云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李靖問對云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嚴從依

風后大旨為圖以擬方陳清志黃帝術九後漢

張衡傳注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

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武經總要曰大撓

造甲子推天地之數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奧

力牧十五篇

李筌太白陰經云風后演握奇圖復置虛實二壘

力牧亦創營圖抱朴子云黃帝精推步則訪山稽

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

鬼容區三篇

封禪書鬼史區號大鴻古今人表注素問鬼史區

三

志

三

曰積考太始天元冊文

地典六篇

後漢張衡傳師天老而友地典注帝王世紀黃帝

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

公其餘知天規紀論語摘輔象地典力牧常先封

胡孔甲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

師曠八篇

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以師曠雜事

輒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傳序師曠之書注

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災異淮南子曰長弘師曠先知禍福言

連策又小記

蓂弘十五篇

淮南鴻烈曰蓂弘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

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史記天官

書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蓂弘封禪書蓂弘以

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蓂弘乃以鬼神

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

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蓂弘周人之言方

怪者自蓂弘

推刑德

三

志

中

尉繚子天官篇梁惠王問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

有之乎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

日陰陽向背也人事而已矣淮南子兵畧訓注刑

十二辰德十日也又天文訓云凡用太陰左前刑

必以攻

兵技巧

五子胥十篇圖一卷

唐志伍子胥兵法一卷文選注引越絕書伍子胥

水戰兵法內經武經總要云伍子胥對闔閭以船

軍之教比陸軍之法

逢門射法二篇

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荀子羿逢蒙者善服射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孟子逢蒙學射於羿龜策傳羿名善射不如雄渠逢蒙注引七畧有逢門射法後之言姓呂氏春秋逢蒙始習於甘蠅王襄云

李將軍射法三篇

李廣傳世世受射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李廣以黃射其裨將江孟康曰太公陷堅卻敵

三

發八

十

以黃參連弩愚按周官五射參連其一也李陵發連弩射單于注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張晏口三十秦共一臂劉氏謂如今合蟬或併兩弩共一弦之類秦始皇自以連弩候射大魚地理志南郡有發弩官武經總要曰弩者中國之勁兵四夷所畏服也古者有黃連百竹八檣雙弓之號絞車壁張馬弩之差今有參弓合蟬手射小黃皆其遺法若乃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勁勢逼衝制突者非弩不克然張遲難以應卒臨敵不過三發四發而短兵已接故或者以為戰不便於弩然則非弩

不便於戰為將者不善於用弩也

蒲苴子弋法四篇

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古善射者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淮南子曰蒲且子連鳥於百仞之上

劍道三十八篇

史記自序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劍論顯又序孫吳傳云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日者傳褚先生曰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

三

發八

十

名天下東方朔十五學擊劍

手搏六篇

甘延壽試弁為期門江昇哀帝紀時覽十射武戲注手搏為十角力為武戲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威

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武帝紀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戲

楚鞠二十五篇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才也今軍無事得使蹴鞠有書二十五篇史記霍去病穿

域踴翰正義徐廣云穿地為營域按蹇翰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若講武師古曰韓以皮為之實以毛蹇踴而蹇也揚子云斷木為其枝蹇為

黃石公記不著錄

後漢光武詔報臧宮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注即張良於下邳北所出隋志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公記三卷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恐依託

省墨子

史記

史記

史記

史記墨翟善守禦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辭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列子云墨翟之飛為韓非子云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費一田而敗曰不如為車輓者巧也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後漢書注引墨子備衝篇

張良韓信序次兵法

高帝紀韓信申軍法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

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

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淮海秦氏曰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事同而功異不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閑與既遣秦間卷申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

史記

史記

史記

敗於烏林此則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為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為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為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

漢藝文志攷證卷八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天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老子師之

謂施常從有疾老子往問焉

泰階六符一卷

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汪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

漢曰旁氣行事占驗三卷

功臣表成帝時光祿大夫滑堪自旁占驗曰鄧弱

二十卷 未發九

以長沙將兵侯天文志云正朔所候決於日旁曰

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 隋志夏氏曰旁氣

圖一

夏氏日月傳 不著錄

天文志夏氏日月傳曰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

位也

漢曰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卷

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

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劉向傳漢興

訖竟寧孝景帝老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今連三

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

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天文志高帝七年月暈圍參

畢七重占曰畢昂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

也昂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宋祖冲之口漢載

四百食率在晦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後漢天文志注引海中占隋志有海中星占星圖

海中占各一卷即張衡所謂海人之占也唐天文

志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以八月自海中

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粲然其明大者

三卷 未發九

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

海中二十八宿國分二十八卷

淮南子天文訓星部地名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

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

胃昂畢魏甯爲參趙東井與鬼秦柳七星張周翼

軫楚又有二十八宿臣分未詳 呂氏曰十二次益

時所有之國分 魏之三 春秋正義曰星紀在於

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還屬戌亥之

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魏無分趙獨有之

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
鶉首極多鶉火甚狹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
而聞之

甘氏歲星經不著錄

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注
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大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
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史記正義甘德
占八卷隋志梁有石氏甘氏天文占各八卷
春秋分記曰歲星所在博有明文考之
紀述為詳謂歲星每歲而成一分積百
四丁年而滿本數則為超辰之分限

石氏星經不著錄

三才三

史記天官書索隱曰歲星在正月晨見東方之名

已下皆出石氏星經天文志兼載甘氏周禮疏月
今正義引

石氏星經隋志石氏星經傳讀一
卷正義石中作天文八卷郎顗傳引石氏

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

巫咸五星占不著錄

隋志巫咸五星占一卷史記天官書昔之傳天數
者殷商巫咸晉陳卓摠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
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為定
紀乾象新書云天文錄并諸家占書所載石申甘
德巫咸三家星座共二百八十三座總一千四百

六十四星年代寢遠宿次舛訛驗天文則去極不
同曠星書則次舍靡定將司天監銅渾儀測驗周
天星次較定前書符契天道具列于左右申列舍

星二十八座共一百六十六星赤中官星五十四
座共三百一十八星赤外官星三十八座共二百
七十一星赤甘德中官星五十九座共二百一星
黑外官星三十九座共二百九星黑巫咸中官星
九座共三十一星黃外官星二十座共九十五星
黃石申紫微垣星一十二座共五十四星赤甘德
紫微垣星二十座共一百一星黑巫咸紫微垣星

三多十

志致九

四座共一十八星黃

周髀不著錄

隋志天文始于周髀一卷按周髀云昔者周公問
於商高曰晉天文志周公受
於商高曰於商高曰字誤也竊聞乎大夫善數請
問古者包犧立周天曆度夫天不可階而升地不
可尺寸而度請問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
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
折矩以為句廣三股脩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
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
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高曰平矩以
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側深卧矩以知遠環矩
以為圓合矩以為方方屬地圓屬天天圓地方此
注極之下高人所居六萬里是為形狀同而不下天之陰
州亦高四旁六萬里是為形狀同而不下天之陰
高亦高而地易以陳數方數為典以方出圓蓋以寫
天天青黑地黃赤天數之為筮也青黑為表丹黃
為裏以象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
出於句句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
為耳周公曰善哉蔡方曰周髀者何陳子曰古時
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趙
三句
君卿序云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信
都芳著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渾天覆觀以靈憲為
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
星傳不著錄
天文志引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又曰客星
爭招搖靈夷有亂又引月南入牽牛戒月入畢五
行憲劉向以為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
子後星太子也
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
周禮保章氏注五星有贏縮圍角且有薄食

月有盈虧朧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
變移所在皆見焉後魏天象志班史以日暈五星
之屬列天文志薄蝕彗孛之比入五行說上曜一
也而分為二志故陸機云學者所疑也
歷譜
黃帝五家歷三十三卷
律歷志張壽王上書言黃帝調歷漢元年以
後課諸歷案漢元年不用調歷壽王及李信治黃
帝調歷課皆誤闢壽王歷乃太史官殷歷也壽王
偃曰安得五家歷後漢志黃帝造曆无起辛卯洪
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
明也晉杜預云或用黃帝以來諸歷以推經傳朔
日皆不諧合
顓頊歷二十一卷顓頊五星歷十四卷
後漢志顓頊造曆元用乙卯漢興與秦正朔以張
六歷後漢志中蔡邕論曰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
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唐志
大衍曆日度議洪範傳曰曆記始於顓頊上元太
始開蒙攝提格之歲畢陳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
曜俱在營室五度宋志祖冲之曰案五紀論黃帝

諸侯年表云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取昌月行度二卷

後漢曆志賈逵論曰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取

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

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春秋正義以古今歷書推步五星金水日行一度

土二百七十七日行星十二度火七百八十日行

星四百一十五度四者皆不得十二年而一終唯

三百七十一

卷九

九

木三百九十八日行星三十三度十二年而殞一

周舉其大數十二年而一終隋志古曆五星並之

逆又百石並時自有差異漢初測候乃知五星皆有逆行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劉杳曰桓

譚新論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大戴禮有五帝德

帝繫篇隋志漢氏帝王譜三卷龜山楊氏跋春秋

公子血脉譜其傳本曰荀卿嘗仕於楚矣不用故

退死蘭陵而史不記其歲月以其時考之當在周

秦之門而是書秦譜乃下及平項滅子嬰之際吾

知其非荀卿氏作明矣然自古帝王世系與夫列

國之君得姓受氏譜牒散亡而史傳無所考據於

春秋之學尤闕然也而是書旁穿曲貫枝分派別

較然如指諸掌非彈見洽聞者不能為也

日晷書三十四卷

司馬公日景圖云日行赤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

而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

儀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三百六十八

卷九

十

溝洫志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

九章算術不著錄

周禮保氏九數鄭司農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

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疏

曰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重差夕桀句股

此漢法增之後漢鄭玄傳通九章算術注周公所

作凡九篇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馬續傳善九章

算術注均輸六章不足七方商功五並無重差分桀

禮記正義重差分一也去旁要以句股各為一篇是

為所梅福傳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顏師古曰

九九筭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魏劉徽九章筭經序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建曆紀協律呂記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周公制禮有九數九章是矣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筭命世蒼等因舊文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與古或異而所論多近語夏侯陽筭經序筭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紀遺云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溝渚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變之若言萬萬萬曰兆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萬變之若言萬萬萬曰垓

卷之

卷之

卷之

高祖紀張蒼定章程如淳言萬萬曰兆萬萬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重歷數之章於大

程者權衡斗桶丈尺之法九章術漢許商杜忠長陳熾魏王粲並善之

五紀論不著錄

律歷志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後漢曆志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月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五紀論推行一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以定三統服色之制

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三代各據一統天統子地統丑人統寅春秋緯樂緯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朱文公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二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

五行

堪輿金匱十四卷

志攷

志攷

土

周禮保章氏注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占夢注今八會其道象跡案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又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鄭答張逸問案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有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史記曰者傳褚先生云孝武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堪輿家曰不可後漢王景參紀衆家數術之書堪輿曰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為大術玄基唐呂才曰按堪輿經黃帝對天老始言五姓後魏殷紹以黃帝四序經文撮要為四序堪輿楊雄甘泉賦屬堪輿以璧壘注張晏曰堪輿

鍾律宋應二十卷

律家應二十六隋牛弘傳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見風俗通

雷必發聲

俗見
通風

鍾律叢辰日施二十二卷

目者傳叢辰家曰大凶

泰一二十九卷

日者傳太一家曰大吉後漢高彪傳天有太一五將三門注太一式凡舉事皆欲發三門順五將東

將三陽注太一五

主

年

萊呂氏曰古之醫者觀八風之虛實邪正以治病
因有大乙九宮之說其說具於鍼經

風后孤虛二十卷

龜策傳曰辰不全故有孤虛注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為孤辰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於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為虛隋志遯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譏吳越春秋計磈曰孤虛謂天門池

戶也後漢方術傳注孤謂六甲之孤辰對孤為虛
趙彥為宗資陳孤虛之法從孤擊虛以計賊注孟平天
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正義云孤
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
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
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

義門式法二十卷

日者傳分策定卦旋式正基周禮太史抱天時與
大師同車鄭司農云抱式以知天時唐六典三式
曰雷公太一六壬其局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刻
十二神下布十二辰月令正義按陰陽式法梁元
帝洞林序云義門五將韓終六壬司馬相如傳注
義門偁石山上

三十九十七

素丸

市

仙門高人美

五音奇肱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肱刑德二十一卷

淮南子兵畧訓明於星厯之數皆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注奇賁之數奇秘之數非常術史記倉公傳脈書上十經五色診奇咳術咳與抱同抱朴子云黃帝雷攻戰則納音之策左傳

咳術

抱朴子云黃帝霍城算貝絲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長言
商姓
之

翼氏風角

翼奉傳注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
利在亥水利在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刑於

千金刑于酉郎顏傳注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蔡邕傳注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晉天文志京房著風角書有集星章所載妖星皆見於月旁隋志翼奉風角要候十卷翼氏占風一卷京房風角要占三卷風角五音占五卷郊祀志注翼氏風角五德東漢中興氏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中庸注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朱文公曰不信張文饒曰五運六氣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納音人之五行也

行也

羞用五事

古文作敬用

其法亦起五德終始

史記曆書鄒衍明於五德之傳而散消息之分沈

約曰五德更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

向以相生為義

著龜

龜書五十二卷

隋志有龜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崇文總目

三卷而五十二卷之書亡矣史記龜策傳褚先生所補亦其大畧也沈氏曰古之卜者有繇辭周禮三兆其頌皆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如魚窺尾衡派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閭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先是也後漢張衡傳注龜經有棲鶴兆梁后兆得壽房說文引太史卜書左傳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

曲者為水

古文周書占曰蟬之羽飛集于戶

夏龜二十六卷

龜策傳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墨子夏后開使飛

廉折金于山鑄鼎於昆吾使翁難乙灼白若之龜

繇曰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

于三國張衡靈憲恒娥竊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

有黃有黃占之曰吉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

芒母驚母恐後且大昌此夏龜筮之見於書者妖

周易二十八卷

公曰三王不同龜

三才圖會

志效丸

七

結

周易

卦面

莫善於香齋

+

漢魏文志卷第九

漢藝文志攷證卷第十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雜占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史記正義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上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數萬群能牧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豈以為相得力

志

大

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蓍占夢經十一卷
呬耳鳴雜占十六卷

隋志梁有疋書耳鳴書各一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董仲舒傳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閏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
不得所欲隋志梁有董仲舒請禱圖三卷後漢與
服志注引仲舒止雨書初學記引淮南子曰董仲舒請禱雨秋用桐木魚
秦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天官書有候歲美惡漢之為天數者占清則表魚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秦燒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周禮馬質

注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

衆占非一而夢為大

隋志有占夢書三卷京房撰志不著錄西山真氏

曰周官六夢之占獨所謂正夢者不緣感而得餘

雖所因不同大抵皆感也感者何中有動焉之謂

也其動也有真有妄夢亦隨之雖昔聖賢不能無

夢惟其私欲銷泯天理昭融兆朕所形亦莫非實

三十一

夢

十九

高宗之得說武王之克商皆是物也常人則不然

才之靈莫適為主欲動情勝擾擾萬端故厭勞

慕佚則徒步而夢輿馬矣惡餒思飫則霍食而夢

梁肉矣若是者皆妄也至於因夢而獲若主父君

榮之歌叔孫堅牛之兆似有其實矣而卒以基莫

大之禍夢其果可憑耶非夢之不可憑也感之妄

故夢亦妄也

人失常則託興

今左傳作人并常則託興

形法

山海經十三篇

隋志相傳以為夏禹所記二十三卷郭璞注今按

劉歆所定書其南西北東及中山號五藏經為五

篇其文最多海內海外大荒三經南西北東各一

篇并海內經一篇摠十八篇多者十餘簡少者二

三簡其卷後或題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

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

祿大夫臣秀領主省序曰禹定高山大川蓋與伯

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嶽佐之以

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

三十五

志

余

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

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是蟲麟鳳之所止休祥之所

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古文之著明

者也考武時東方朔言異鳥之名孝宣時臣父向

對貳負之臣皆以是書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

可以考休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臣望

所校凡三十二篇今定為十八篇顏之推曰山海

經禹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後人所屬

非本文也通典以為恢怪不經疑夫子刪詩書後

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說誕之言必後人所

加也郭璞序曰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頌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效絕代懸符論衡謂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今本十八卷劉歆定為十八篇多於志五篇固已不同尤袁定為先秦之書非禹及伯翳所作晁氏曰長沙零陵鴈門皆郡縣名又載禹鯀後人參益之辭氏曰左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知神靈入山林者不逢不若山海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

卷十

卷十

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為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為有本於古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紀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殊文公曰記異物飛走之類多云錄之

宮宅地形二十卷

范氏曰攷古卜地之法周始居幽相其陰陽觀其派泉度其隰原擇地利以便人事而已其作新邑也卜澗水東瀍水西又卜瀍水之東則推其不能

決者而令之龜其法蓋止於此彼風水向背附著之說聖人弗之詳焉雖然甲子作於大撓尚矣宣王揆日以田既吉戊又吉庚午則枝幹固有吉凶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封域以觀妖祥則方隅固有休咎聖人弗之詳而未嘗廢其說

相人二十四卷

荀子非相曰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陶弘景相經序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所以然隋志相書四十六卷史通曰

經傳源流

相六畜三十八卷

隋志有伯樂相馬經竇臧相牛經荀子論堅白同異云曾不如好相鷄狗之可以為名也莊子徐无鬼見魏武侯告之相狗馬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曰有九方臯呂氏春秋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自衛忌相鬣許鄙相脫投伐褐相胷脅管青相臍脇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贅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又云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

買取鼠之狗淮南子伯樂韓風秦牙亮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日者傳褚先生曰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最立名榮陽褚氏以相牛立名傳儀長孺相馬傳丁君都君都相馬者東門京傳事子門受相馬骨法寧武時善相馬者東門京傳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此氏曰今時相馬者謂有之相牛者復解之矣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司馬公原命曰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今學者未能通人理之萬一而遷怪事於天昔陸孟知

信長

聖

聖

王者興於微賤而不知孝宣乃欲求公孫氏傳以天下翼奉知漢有中表阮會之象而不知王莽乃云洪水爲災西門君惠知劉秀當爲天子而不知光武乃謀立國師公劉秀亦更名以應之皆無益於事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泊天知人而不知天

家有子韋

新序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子韋曰災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陰陽家宋司星子韋三篇

楚有甘公

天官書在齊甘公此云楚當考張耳傳甘公與非秦分先至必王楚必屬漢

漢有唐都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律歷志唐都太初歷方士唐者星之爲天數

序數術爲六種

張文饒曰象生於數數生於理故天地萬物之生皆祖於數聖人先知先覺因制之以示人以分天度量地理觀之天地皆有數況人物乎始自伏羲畫卦以用太極神農植穀以用元氣於是黃帝制

信長

聖

聖

歷分天度也畫野分坵量地里也其餘續首造算大撓造甲子蒼頡制字岐伯論醫伶倫造律皆以理數而示人者也

醫經

黃帝內經十八卷

王冰曰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通其數焉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林億曰皇高士安靈樞經序云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素問九卷共十八卷即內經也素問外

九卷皇甫士安名為鍼經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
 帙帙各九卷按隋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為靈樞素
 問第七卷亡已久士安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
 志載梁七錄云止存八卷而冰得舊藏之卷今竊
 疑之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
 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與餘篇界
 不相通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
 所亡之卷又曰黃帝坐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
 五常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
 諸身更相問難於是當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

一篇與靈樞經同鍼經以九鍼十二原為首靈樞
 以精氣為首問有詳畧程子曰素問之書必出於
 戰國之末夏竦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序曰黃帝問
 岐伯盡書其言藏於金蘭之室洎雷公請問其道
 明堂以授之後世言明堂者以此皇甫謐曰
 明堂本經脈其義與不可容易覽也又有
 扁鵲內經九卷
 隋志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崇文總目秦越人撰
 秦越人采黃帝內經精要之說凡八十一難經館閣
 書目脈經一卷題扁鵲撰凡十六篇史記倉公師
 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太史公曰扁鵲言
 醫為方者宗王勃八十一難經序曰岐伯以授黃
 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
 以授太公太公以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
 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
 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
 曹元
 箴石
 內經素問岐伯曰鑱石鍼艾治其外說苑扁鵲先
 造軒光之寬八成之湯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子

容禱藥子明吹耳陽儀反神子越扶形子越矯麻
太子遂得復生王僧孺曰古以石為針說文延以
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
為砭針春秋傳美疢不如惡石服虔云石砭石也
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

經方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應劭曰黃帝時醫
黃帝八十一鄭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
仍號之為扁鵲扁鵲傳上古之時醫有俞拊治病
不以湯液醴醢鑲石橋引案枕毒熨一撥見病之

志乘十

卷

端

應因五藏之輸瀉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周
禮疾醫注脉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
惟秦和乎岐伯榆枏則兼彼數術者呂氏春秋
彭作醫說苑上古之為醫者曰苗父中古之為
者曰俞拊帝三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百草問云
上古使岐伯明注變伯祖世之師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內經素問有湯液醴醢論事物紀原湯液經出於
商伊尹郊祀志莽臣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於宮
中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皇甫謐曰仲景論伊尹

湯液為十數卷

本草不著錄

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梁
七錄神農本草三卷按平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
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
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其名見於此
陶弘景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舊經三卷藥止三
百六十五種弘景以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
合七百三十種因而注釋八為七卷唐顯慶中李
勣于志寧等刊定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

志乘

卷

十卷并圖合五十四篇志寧曰世謂神農氏嘗藥
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
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是漢時疑張仲景華
佗所記國朝開寶中盧多遜重定增百三十有三
種嘉祐中掌禹錫補注附以新補八十有二種新
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百有六種分二十有一卷
新舊混并經之本文遂晦周禮疾醫注五藥其治
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疏案劉向云扁鵲
使子儀脉神又中經簿云子義本草經一卷儀與
義人一也子義亦周末時人六典注凡藥八百五
十種三百六十神農

本草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十四新修新附
味一草九十一有本名無用帝王世紀黃帝能嘗百草
造醫方以療衆疾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草
本草石之寒溫

此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

房中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後漢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
容成公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
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髮白復黑齒落復生
神仙傳甘始依容成玄素之法更演益之為十卷

神僊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帝王世紀宓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
情所以六氣六腑五臟五行陰陽水火升降得以
有象百病之理得以類推炎黃因斯乃營味百藥
而制九鍼莊子曰伏戲得之以養氣母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列子天瑞篇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梁
肅導引圖序朱少陽得其術於黃帝外書又加以
元禽化禽之說乃志其善者演而圖之隋志有引

氣圖道引圖抱朴子云黃帝論導養而質玄素云
女著體診則受雷岐西山真氏曰養生之說出於
老子谷神章其最要也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雲
天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唐六典按摩博士一人注崔寔正論云熊經鳥伸
延年之術故華佗有六禽之戲魏文有五挺之鍛
僊經云戶樞不朽流水不腐謂欲使骨節調利血
脉宣通韓詩外傳扁鵲云周禮疏案劉向云扁鵲
使子術案摩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氏曰神農經五芝久食輕身延年不老先秦之
世未有稱述芝草者漢武宣世始以為瑞黃帝內
傳王母授神芝圖十二卷水經注黃帝登具次之
山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

泰一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郊祀志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
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皆仁義之正道不導
五經之法言而威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
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興

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圖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
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此堅冰淖溺化色五
倉之術者皆藏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主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盡焉如係風捕
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
神長生之方唐志淮南王傳諸先生曰臣為
神長生之方唐志淮南王傳諸先生曰臣為

神僊十家

司馬公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
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

四百五

志卷十

十一

卷

術正相戾是以劉歆七畧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
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寇謙之遂合而
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蘇氏曰黃帝老子之道
本也方士之言末也羅氏曰秦猶以博士領其方
而號其人為列仙之儒明猶有所本非若後世夸
者之傳也歐陽氏曰自古有道無仙後世之人知
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葛洪云秦
阮倉所記有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列仙傳
出所本云云

索隱行怪

中庸素隱宋文公按漢書作索

論病以汲國原診以知政

晉語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醫蘇對曰上醫醫國

其次疾固醫官也

大凡書六畧三十八種

景迂晃氏曰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

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

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實書及不脩春秋有鄉

禮二士禮七大夫禮士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

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隋志

三百四

卷十

十一

卷

光武為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鴻生鉅儒負裘自
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
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為
書部固編為藝文志晃氏公武曰劉歆始著七畧
總錄群書至荀勗更著新簿分為四部蓋合兵書
術數方技於諸子自春秋類春秋史記別為一六
藝諸子詩賦皆仍歆舊其後歷代所編書目如王
儉阮孝緒之徒咸從歆例謝靈運任昉之徒皆從
勗例唐分經史子集藏於四庫是亦祖述勗而加
詳焉歐陽公謂始於開元矣

決疑曰自六經以至陰陽之家其數或多或少春秋九百四十八篇而其數之不及者七十有一道家九百十三篇而其數之衍者四十有四自此以後著龜一家而卷之溢於目者八十醫經一家而卷之不登其摠者四十有一或者其傳於後世有以私意增損者邪夾滌鄭氏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何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范氏曰漢時以竹簡寫書在天下者至少非秘府不能備非如後世以紙傳寫派布天下所在皆有也

